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八段锦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 序言

《八段锦》是明末拟话本小说集，写的是八段故事八种劝戒，即书目中所标明的：“惩贪色”、“戒惧内”、“赌妻子”、“对不如”、“傲容娶”、“悔嗜酒”、“戒浪嘴”、“蓄寡妇”，等八个故事，实际上只是四戒：戒色欲、戒赌博、戒嗜酒、戒浪嘴。

第一段故事：宋时临安新桥有个巨富，儿子叫云发，有妻有小。一日，有三个妇人擅自将一些家伙搬入他家。云发欲发火时，其中一小娘子道福致歉。云发见她年少美貌，欣然允许。次日，云发不与父母说此事，就到小妇人处。小妇人引他上楼搂抱云雨。她说她寸赛金，实际是个娼妓。此事被邻人窥见。云发交给赛金一些银子，让她寻找住处，他再去看顾。赛金搬至南横桥住下，云发逢暑生病，身体虚弱。赛金写书送礼邀他相会。

云发见了赛金，欲火难忍，连续欢幸两次，弄得神思散乱，梦见和尚拉他出家。回家后即重病，医师说这是色欲过度。云发将真情告诉父亲，父亲焚香跪拜，求禅师放回儿子。

拜完后，儿子身体复原。梦中和尚带了一条柱杖走了。云发恢复生理，感慨人生不要奸淫。

第二段故事：南直隶本府城有一人叫羊玉，好交友，有威信，只是惧内。妻华氏，生得美貌。羊玉好友高子兴，与另一好友苟美都的孤母诸氏私下有染，被人拿住。羊玉调解停当。羊玉与苟美都同性合欢，被华氏打骂。华氏看中高子兴，约他相会，被羊玉另一好友希要得窥见。因此，华氏通过诸氏约来高子兴，刚想私会，就被希要得搅掉。

华氏又约高子兴到船上寻幽，船上人告诉了羊玉，羊玉怒将华氏推入水中淹死。并将高子兴诬为那江洋大盗，囚死于牢中。

第三段故事：勾容县里有个叫裴胜的汉子，自幼好赌，结果，家产输光，妻杨氏颇有姿色，被送回娘家。裴胜自己溜走。杨氏父母去世后，哥杨二不想再供养她。杨氏想自尽，忽有一老人送米和钱来，杨氏见到米钱，老人却不见了。杨氏断了自尽念头，生活较为富足。哥嫂想放火烧死她。玉皇知道，将大火反烧入杨二家，其妻烧死。杨氏被当日送米钱的老人救出。原来是土地老爷帮助她。杨氏得知裴胜在扬州，就赶到扬州，见到衣衫褴褛的裴胜。次日，有个叫六郎的富人，愿以一当铺与裴胜赌妻子。结果，裴胜赢了。在妻子劝告下，他决意不再赌博。两年后，裴胜买了官，与妻同回勾容。他们饶恕了杨二，重新过起了好日子。

第四段故事：湖州有个算卜的盲人何起课，娶妻羞月，生得伶俐，故极爱惜，羞月却不满意他。何怕妻偷汉，时常要摸进摸出。他家隔壁有个小伙子叫乌云，与何关系极好，时常帮助做点事情。不久，羞月与他眉来眼去，有了情意。他俩几次探摸亲嘴，都被瞎子进来搅掉。羞月干脆就让瞎子坐在一边，她与乌云寻欢。由此发出声响，瞎子听见，都被羞月掩饰过去。此后，他俩一有兴致，不分时日的随兴寻欢，时间一长，瞎子怀疑。一次，突然捉住乌云，乌云脱下衣溜走。邻里劝瞎子息事宁人，因为残疾不配如花似玉的妻子，让他将妻送回娘家。乌云凑了些银子给了瞎子，讨了羞月，另搬它处居住。

第五段故事：休宁县有一富人，儿子叫鲁生，娶妻汪氏，已有五月身孕。富人给儿子一些钱，让他外出经商，并由表弟尚义与他作伴。他们做了药材生意。鲁生在外，化了银子嫖娼，讨不得欢喜。尚义劝他娶个处女。媒人说个邬大姐。同床后，鲁生认出她不是处女，并被她偷了些钱财。因所剩银两不多，邬大姐与妹妹商议，用纵欲法结果了鲁生。鲁生得知，让尚义帮助。尚义替代他与邬二姐交合，将她弄得疼痛不已。尚表又让鲁生打发邬大姐回娘家，他俩重新做买卖，赚了一些钱。一日，鲁生在街上与另一卖乾鱼的人争吵打将起来。发现此人就是自己的儿子，是妻子打发来找他的。他们一同回了家，全家欢聚。

第六段故事：唐太宗时，博州有个才子名叫马周，家境贫寒，年过三旬无妻室，却嗜酒如命。博州刺史曾用过他，但他两次酒醉失态，被刺史怒骂而退。马周发誓少饮酒。

一日，马周到新丰，得到一店主相助，留吃酒饭后，店主留书让马周到长安城找外甥女王氏。马周找到店主的外甥女王氏，因王氏丈夫已死，不便往下。王氏将马周介绍给常中郎的苍头，常中郎正要用饱学之士，因朝廷要下属直言得失以凭采择。马周写的对策，太宗读后赞叹不已，马周即被拜为御史。常中郎又为马周向王氏求亲，王氏嫁给马周。

马周后又做了尚书，助他的店主得知大喜，当时的刺史前来请罪，马周反而感谢他的教训。从此，马周与王氏富贵偕老。

第七段故事：嘉兴县人应时巧，生平好看美妇，好说大话，绰号叫赤口。一次与邹光的打赌说，他能让一美妇倒茶给他喝。那妇人叫韩氏，丈夫叫林松。她倒茶招待了自称是他丈夫大哥的赤口。赤口同邹光及哥哥邹福、邹福好友林松聚会时，说起他与韩氏有暧昧关系，不想林松以为妻子做出了风流事，回家后打骂逼问。韩氏不堪忍受，遂出家为尼。林松到县里告状，赤口被关入监。半年后，赤口被邹兄弟保了出来，但他怕再惹麻烦，就溜得无影。林松说他们是一伙的，又让县衙将邹光捉来，说捉住了赤口才放。

三年后，赤日来探消息，走入一庵寺，被义愤的老尼姑杀死。因为韩氏在此当尼姑，认出了赤口，邹光解配中逃到庵寺，知韩氏等人杀了人。县衙将有关人员全扣押，县官判赤口罪无可赦，老尼义侠可宥，韩氏与林松重归于好。

第八段故事：沛县有三个寡妇：索氏、余氏和丁氏，都极美艳。一日，有个俊生华春经过，被她们的娇美所动，索氏企图勾引他来。次日，让他进门，与她砸舌抚摸。华春还想着另两个。索娘与他云雨后，又设法将余氏和丁氏都引到房中，与华春轮流寻欢作乐。他们的行径被索氏小儿看见，他以为老虎咬人，便告诉了婆婆。婆婆将她们另嫁出去。索氏后成了娼，余氏被丈夫弄死，丁氏嫁个赌棍，华春为流氓所杀。

《八段锦》的写作用意是无须读者和评论者概括的，因为原作目录中每段则有三字题旨，各段有七字双句的回目名称，每段故事前都有作者意义鲜明的诗词及解释、入语及评议，各段故事的结尾又有作者简练的点题警句，这就非常全面地将作品的故事表层意义和人物经历的深层教训告诉了读者。例如第一段故事，题旨：“惩贪色”，回目名称是：“好才郎贪色破钞，犯色戒鬼磨悔心。”开场诗曰：“恃宠娇多不自由，骊山举大戏诸侯。只知一笑倾人国，不觉胡尘满玉楼。”接下去的诗词解释和入话结合在一起，讲了著名的烽火台，点火博褒姒一笑、陈灵公私通夏姬、隋炀帝宠萧妃、唐明皇宠杨

贵妃等因贪色政乱的故事。再以“你道这几个官家，都只为爱色以致丧身亡国，如今愚民小子便当把色欲警戒才是。你说戒那色欲则甚，我今说一个……”一段话作承上接下之用，引出所讲的故事。结尾则以这样一句话告终：“看官们牢记此段以诫子弟，勿谓野史无益于人，不必寓目也。”几乎每篇都是如上格式（只是入话中有偏重小故事，或偏重于议论、结尾语文字有多有少之区别）。这种形式是中国话本体小说特有的，它似乎面对听众（读者），如教师上课一般，有耳提面命的味道。这些内容，自然又起着中国文艺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文人之笔，劝善惩恶”、“务有补于世”等等的作用。

当然，这种较为生硬的说教式语句，随着社会和文艺的进步与发展，逐步地退出了在作品中的直接地位，小说愈来愈注意将具与故事情节本身融合在一起，其致于根本不出现，而只是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面，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因为小说毕竟是以形象生动地叙述故事、描写环境和刻画人物为主，抽象的、观念性的主旨和意义应深蕴其间。

拿这一标准来衡量和比较八段故事，就可以看出一些优劣高下之分。八段故事，因而可分为四种类型与品位。

第一种类型：基本是生拉硬拽、不合情理与无稽之谈的故事。这可从第四段与第八段故事为例。第四段“何瞎子听淫捉汉，火里焰远奔完情。”故事有意最后点出：“……粪箕对着支笞帚，再无话可说，况何瞎子是个瞽目之人，只该也寻个残疾的做对，这如花似玉的妻子，怎不做出事来，如何管得到底？”何瞎子抓住了正在行奸的乌云，四周邻居却纷纷劝他不要声张此事，讲的多条道理，归根结底，还是认为他与羞月不般配。

其实这并无甚道理，不说是歧残疾人吧，起码与封建贞节观念、世俗人情不符。再则是情节设计的不全情理，乌云与羞月当着何的面寻欢，虽然是盲人看不见，但盲人的听觉远高于普通人。近在咫尺的交合，除后面讲的以洗衣声掩盖交合声还有可能外，前面说的单纯欢幸，就绝对说不过去。实际上何已听到，羞月以什么猫嚼老鼠、磨豆腐等声音作掩饰，只是一种哄小孩的方式，已成为丈夫而又极灵敏的何瞎子，怎么可能被哄得过去呢？第八段故事写三位年青寡妇与一俊男子轮流淫乱。结尾说：“一个个都怨报，此乃天道恶淫，亦人所自取。”淫乱固然可憎可恶，但作品设计的三个寡妇和那个华春的不佳结局，偶然性太大。再嫁后怎么都会碰到恶运？这与一开始说的她们三个的丈夫“相继而亡”一样，人为编造的痕迹很深。其实，作品按着上面那段话后的警句倒较合现实和情理：“但有寡妇者，亦不可不知寡妇不容易做，惟云我等人家，岂有再嫁之妇，勉强留守，至于秽张丑着，悔不早嫁，岂不晚乎？”第二种类型：是神魔虚击穿插于现实故事之中。第一段和第三段故事，即是此种类型。先看第三段故事——戒赌。因赌博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这是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的事实。作品以此为内容与戒赌也未尝不可，但如第三段那般写法，手法确属不高。

一是扯开讲赌者妻子的遭遇，原也可以此作侧面，写赌博的危害。但小说中却在她欲自尽时，写了一位老人（土地神）给了她钱和米，又将大火隔开，让其烧到兄嫂家去，烧死了嫂嫂。这实在太虚乎，脱离了原先的现实情景和表现意图，引入了天人感应的旧套中去了。二是妻子与丈夫同在扬州，丈夫又投入一场大赌博。赌注特大：一头是当铺；一头是老婆。幸好赢了。倘若输了怎么办？赢了就戒赌，输了就不戒赌？后面讲的他俩从此有了钱报

了恩，这不是反而说赌博的瑚幡吗？裴胜大赌时，妻没劝（可能没在），事后才又喜又劝，这怎么说得上“裴胜幸有个妻子在。不然，不愁不输子”呢？作品中的第一段故事写“好才郎贪色破钞伤身”，这已通过形象和人物故事表现出来了。但后面又穿插个梦中和尚来索命，被云发父亲焚香点烛和做道场给打发走了。于是，病入膏肓的云发，重新苏醒康复过来。这又与前半部的现实生活叙述不合拍，无形中损害了作品的表现力和说服力。病中做恶梦（与犯淫有关的梦）是顺理成章的、有可能的，但突然间鬼神离去，人物复活，这就不合情理了，反而削弱了“贪色破钞伤身”这一主题。

第三种类型：是情节较生动，人物性格和故事发展较自然的小说。如第二段、第五段和第六段故事。第五与第六段故事写法差不多、主题提示手法也相似。第五段讲鲁生在外嫖娼纳妾，几乎耗尽钱财，又险遭人迫害至死，实际还是说要戒色欲。第六段是戒嗜酒的故事。马周一再为酗酒所害，一旦发誓不饮酒、少饮酒，才华就得到了发挥，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美好机遇接踵而至。这两个故事虽然简单了点，但线索较为清晰，人物性格发展和际遇的转折，较合乎生活常理。第二段故事生动，人物关系较为复杂，作品也以客观叙述和描绘故事为主，只是最后羊玉夫人华氏的死，较为突然。值得指出的是，悲剧结局并不是或主要不是羊玉的惧内引起的，而是华氏与人淫荡纵欲而造成的。

这与作者“戒惧内”题旨不吻合，仍应是“戒色欲”。

第四种类型：是完全以人物性格和人际关系的发展而构成的故事，作者要阐述的道理寓于故事情节之中。这就是全书写得最为出色的第七段故事。赤口好说大话的性格与他巧妙地让韩民倒了一杯茶的举动，引发林松打骂韩氏、韩氏出走、赤口入监、邹光被捉，以及赤口逃走和入庵寺被杀、邹光入庵寺听出杀人真情等一系列故事情节。所以，赤口的讨茶喝与吹牛夸口，像一块石头扔入平静的湖面，顿时涟漪阵阵，向外波动。搅得四周的水草、鱼虾，惊慌动荡，中心在于那块石头。故事产生的原因、人物坐牢、出家、死亡等等，根源就在于赤口的那张浪嘴。小说“戒浪嘴”的主题旨，自然而又充分地揭示了出来。

《八段锦》目录前题“醒世居士編集”、“樵叟参订”，作者姓名不详。内封署“新编八段锦”、“醉月楼梓”，今刊清初醉月楼刊本，现珍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因是版刻，字迹较模糊，无序跋。书中某些题材，出自《古今小说》等话本集，如第一段“好才郎贪色破钞，犯色戒鬼磨悔心”就出自于《古今小说》卷三的“新桥市韩王卖春情”，以及第六段“马周嗜酒受挫折，王公疏财识英雄”，出自于《古今小说》卷五中的“穷马周遭际卖馍媪”。因全书写男女奸淫纵欲篇幅较多。清道光十八年江苏按察使，道光二十四年浙江巡抚设局查禁淫词小说，所列书目中均有《八段锦》，后同治七年所禁小说，亦再度被查禁过。

## 第一段 好才郎贪色破钞 犯色戒鬼磨悔心

诗曰：

情宠娇多不自由，骊山举火戏诸侯；

只知一笑倾人国，不觉胡尘满玉楼。

这首诗是胡僧的专道，昔日周幽王宠个妃子，名褒姒。那幽王千方百计去媚她，因要取她一笑而不可得，乃把骊山下与诸侯为号的烽火，突然烧起来。那些诸侯，只道幽王有难，都统兵来救援。及到其地，却寂然无事，褒姒其时呵呵大笑。后来犬戎起兵来寇，再烧烽火，诸侯皆不来救，犬戎遂杀幽王于骊山之下。

又春秋时，有个陈灵公，私通夏征舒之母夏姬，日夜至其家饮酒作乐。征舒愧恨，因射杀灵公。

后来，隋朝又有个炀帝，也宠萧妃之色。要看扬州景致，用麻叔谋为帅，起天下民夫百万，开汴河一千余里，役死人夫无数。造凤舰龙舟，使宫女两岸牵拖，乐前闻于百里。后被宇文化及造反江都，斩炀帝于吴公台下。

至唐明皇宠爱贵妃之色，那贵妃又与安禄山私通，被明皇撞见，钗横鬓乱，从此疑心，遂将禄山除在渔阳地面做节度使。那禄山思念杨妃，举兵反叛。明皇无计奈何，只得带了百官逃难至马山下，兵阻逼死了杨妃。亏了郭令公血战，才得恢复两京。

你道这几个官家，都只为爱色，以致丧身亡国。如今愚民小子，便当把色欲警戒方是。你说戒那色欲则甚？我今说一个青年子弟，只因不戒色，恋着一个妇人，险些儿害了一条性命，丢了泼天家私。惊动新桥市上，编成一本新闻。

话说宋朝临安府，去城十里，地名湖墅，出城五里地，地名新桥。那市上有个富户，姓云名锦，妈妈潘氏，只生一子，名唤云发。娶妻金氏，生得四岁一个孙儿。那云锦家中巨富，放债积谷，果然金银满筐，米谷堆仓。又去新桥五里，地名灰桥，市上新造一所房屋，外面作成铺面，令子云发，雇一个主管帮扶，开下一个铺子。家中收下的丝绵，发在铺中，卖与在城机户。云发生来聪俊，粗知礼仪，做事实，不好花哄。因此，云锦全不虑他。那云发每日早晨到铺中卖货，天晚回家。这铺中房屋只占得门面，里头房屋俱是空的。

忽一日，因家中有事，直至傍午方到铺中。无甚事干，便走到河边耍子。忽见河边泊着两只船，船上有许多箱笼桌凳家伙，又有四、五个人，将家伙搬入他店内空屋里来。

船上走起三个妇人：一个中年胖妇人；一个是老婆子；一个是少年妇人，尽走入屋里来。

只因这伙妇人入屋，有分教云发：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

云发忙回来问主管道：“什么人擅自搬入我屋来？”主管道：“她是在城人家，为因里役，一时间无处寻屋，央此间邻居范老来说，暂住两三日便去。正欲报知，恰好官人自来。”云发听了，正欲发怒，只见那小娘子走出来，敛衽向前道个万福，方开口道：“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一时事急，不及先来府上禀知，望乞恕罪。容住三、四日，寻了屋就行搬去。至于房金，依例拜纳，决不致欠。”云发见她年少美貌，不觉动火，便放下脸来道：“既如此，便多住几日也无妨，请自稳便。”妇人说罢，便去搬箱运笼。

云发看得心疼，也帮她搬了几件家伙。那胖妇人与小妇人都道：“不劳官人用力。”云发道：“在此空闲，相帮何妨？”彼此俱各欢喜。天晚，云发

回家，吩咐主管：“须与里面新搬来的说，写纸房契来与我。”主管答应，不在话下。

且说，云发回到家中，并不把人搬来借住一事，说与父母知觉。当夜心心念念，只想着小妇人。次日早起，换了一身好衣服，打扮齐整，叫小寿童跟着，摇摇摆摆走到店中来。那里面走动的八老，见屋主来了，便来邀接进去吃茶，要纳房状。云发便起身入去，只见那小妇人，笑容可掬，迎将出来道个万福，请人里面坐下。云发便到中间轩子内坐着。那老婆子和胖妇人，都来相见陪坐。坐间只有三个妇人，云发便问道：“娘子高姓？怎么你家男子汉，不见一个？”那胖妇人道：“拙夫姓韩，与小儿在衙门跟官，早去晚归，官身不得相会。”坐了一会，云发低着头，瞧那小妇人。这小娘子一双俊眼，觑着云发道：“敢问官人，青春多少？”云发道：“虚度二十四岁，且问娘子青春？”那小妇人笑道：“与官人一缘一会，奴家也是二十四岁。城中搬来，偶遇官人，又是同庚，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那老妇人和胖妇人，看见关目，推个事故，起身躲避了，只有二人对坐。那小妇人便把些风流话来引诱云发。云发心下虽爱她，亦不觉骇然，暗忖道：“她是个好人家，容她居住，谁想是这样人物。”正待转身出去，这个小妇人便走过来，挨着身边坐住，作娇作痴，说道：“官人，将你头上的金簪子取下，借奴看一看。”云发便除下帽子，正欲去拔，这小妇人便一手按住云发的头髻，一只手拔了金簪，就起身道：“官人，我和你上楼去说句话儿。”一头说，一头迳走上楼去了。此时云发心动，按捺不住，便也随后跟了上楼，讨那簪子，叫道：“娘子还我簪子，家中有事，就要回去。”那妇人道：“我与你是夙世姻缘，你不要假装老实，愿偕枕席之欢。”云发道：“使不得！倘被人知觉，却不好看。”便站住脚，思要下楼。怎奈那妇人放出万种妖娆，回转身来，搂住云发，将尖尖玉手，去扯云发的裤子。那时，就任你是铁石人，也忍不住了。云发情兴如火，便与他携手上床，成其云雨。霎时云散雨收，两个起来偎倚而坐，云发且惊且喜，问道：“姐姐叫什么名字？”那妇人道：“奴家姓张，小字赛金。敢问官人宅上做甚行业？”云发道：“父母只生我一身，家中贩丝放债，新桥市上有名的财主。此间门首铺子，是我自己开的。”赛金暗喜道：“今番缠得这个有钱的男子了。”原来这妇人一家，是个隐名的娼妓，又叫做私窝子，家中别无生意，只靠这一本帐讨生活，那老妇人是胖妇人的娘，这赛金是胖妇人的女儿。在先，那胖妇人也嫁在好人家，因她丈夫无门生理，不能度活，不得已做这般勾当。赛金自小生得标致，又识书会写，当时已自嫁与人去了，只因看娘学样，在夫家做出事来，被丈夫发回娘家。事有凑巧，此时胖妇人年纪将上五旬孤老，所得甚少，恰好得女儿接代，便索性大做了。

原在城中居住，只为这样事被人告发，慌了，搬来此处躲避。不想云发偶然撞在她手里圈套，安排停当，漏将入来，不由你不落水。怎的男儿不见一个？但有人到他家去，他父子即使避开。这个妇人，但贪她的便着她手，不知陷了几多汉子。

当时赛金道：“我等一时慌忙搬来，缺少盘费。告官人，有银子乞借五两，不可推故。”云发应允，起身整好衣冠，赛金才还了金簪，两个下楼，仍坐在轩子内。云发自思：“我在此耽搁甚久，恐外面邻舍们谈论。”又吃了一杯茶，即要起身，赛金留吃午饭。云发道：“耽搁已久，不吃饭了，少刻就送银子与你。”赛金道：“午后特备几杯菜酒，官人不要见却。”说罢，云发出到铺中。只见几个邻人都来和哄道：“云小官人恭喜。”云发红了脸皮，

说道：“好没来由！有什么喜贺？”原来外边近邻，见云发进去，那房屋却是两间六椽的楼屋，赛金只占得一间做房，这边一间，就是丝铺上面，却是空的。有好事者，见云发不出来，便伏在这边空楼壁缝偷看。他们入马之时，都看得明白亲切。众人见他脸红嘴硬，内中那原张见的便道：“你尚要懒哩！拔了金簪子，上楼去做什么？”云发被他说着，顿口无言，托个事故，起身便走出店，到娘舅潘家讨午饭吃了。

踱到门前店中，借过一把戥子，将身边买丝银子，秤了三两，放在袖中。又闲坐了一回，捱到半个下午，方复到铺中来。主管道：“里面住的，方才在请官人吃酒。”恰好八老出来道：“官人，你去哪里闲耍，叫老子没处寻。家中特备菜酒，只请你主管相陪，再无他客，快请进去。”云发就同主管，走到轩子下看时，桌上已安排得齐齐整整。

赛金就请云发正席而坐，主管坐在横头，赛金朝上对坐。三人坐定，八老执壶斟酒。吃过几杯酒、几盘菜果，主管会意，托词道：“年来掏摸甚多，天将晚了，我去收拾铺中什物去。”便脱身出来。

那云发酒量亦浅，见主管去了，只一女子相陪，有趣，便开怀畅饮。吃了十数杯，自知太醉，即将袖内银子交与赛金，起身挽了赛金的手道：“我有句话和你说，今日做那个事，邻舍都知道了，多人来打和哄。倘传到我家父母知道，怎生是好？姐姐依着我，寻个僻静去住，我自时常看顾你何如？”赛金道：“说得是，奴家就与母亲商议。”说罢，免不得又做些乾生活。云发辞别，嘱咐道：“我此去再不来了，待你寻得所在，叫八老说知于我，我来送你起身。”说罢，云发出来铺中，吩咐主管记帐，一径自回，不在话下。

且说赛金送云发去后，便把移居的话，备细说与父母知道。当夜各自安歇。次早起来，胖妇人吩咐八老，悄地打听邻舍消息。去了一会，八老回家哭道：“街坊上嘴舌甚是不好，此地不是养人的去处。”胖妇人道：“因在城中被人打搅，无奈移此。指望寻个好处安身，谁想又撞着不好的邻舍。”说罢，叹了口气，遂叫丈夫去寻房子不题。

话说云发自那日回家，怕人嘴舌，瞒着父母，只推身子不快，一向不到铺中去。主管自行卖货。赛金在家，又着八老去招引旧时主顾来走动。那邻舍起初，只晓得云发一个，恐子弟着手，尚有难容之意，次后见往来不绝，方晓得是个大做的。内中有生事的道：“我们俱是好人家，如何容得这等麀曹的。常言道：‘近奸近杀。’倘争锋起来，致伤残命，也要带累邻舍。我们鸣起锣来，逐他去罢！”那八老听得此言，进去向家中人说知。胖妇人听得，甚没出气处，便对老娘道：“你七老八老，怕着谁的？兀不去门前叫骂那些短命多嘴的鸭黄儿去？”那老婆子果然就走到门前叫骂道：“哪个多嘴贼鸭黄儿，在这里学放屁，若还敢来应我的，并这条老性命结识他！哪个人家没亲眷来往？辄敢臭语污人，背地多嘴，是何道理？”其时，邻舍们听得，道：“这个出精老狗！不说自家干那事，倒来欺邻骂舍？”内中有个开杂货店的沈一郎，正要去应对婆子，又有个守分的张义明拦住道：“且由她！不要与这垂死的争气，早晚赶她起身便了。”那婆子骂了几声，见无人睬她，也自入去了。然后众邻舍，来与主管说道：“这一家人来往，都是你没分晓，反受她来。她如今不说自家里短，反叫老婆子门外叫骂！你是都听得的。

我们明日到你主家说与云大官知（原出处缺失）



## 第二段 大好汉心惧内 小娇娘纵情丧身

诗曰：

夫握乾纲图画中，未闻惧内受妾宠，  
何事甘心尸首伏，弄得臭名世世洪。

这首诗，单表人间，有夫妇犹如内有天地；天位乎上主拖，地位乎下主受；夫以义率，妻以顺事，哪有丈夫怕妻子之礼？无奈今之惧内者，白缙绅以逮下贱，习以成风，恬不知耻，即目击妻之淫纵，亦无奈付。无他，其祸皆起于“爱”之一字。盖人当初娶时，未免爱其色，而至于宠，宠之一成，就是：堂上公言，似铁对钉；枕边私语，如兰斯馨。

虽神功妙手，孰能医治？狮子一吼，则丈夫无所措手足，因而成畏。此必然之理也！

话说南直隶本府城内，莫有巷，有一人姓羊名玉，字学德。这人在地方，也是有数的。好结朋友，若邻里有事，拉他出来，说两句话，人都信服。只有一件，回家见了妻子，便像小鬼见阎王，论惧内的，他算是头一把交椅。他偏在人前说嘴道：“做个人，岂有怕老婆之理！大凡人做事，哪得十全？倘有点差误，得那美慧的点醒一番，也是内助之功，怎不听她？就是被老婆打几下，也不过是闺房中，淘情插趣儿，你说那嫩松松的手儿，可打得疼么？难道也像仇敌，必要与她打个输赢不成？”因执了这个念头，娶妻华氏，生得十分美貌，年只二十多岁，且手里来得，口里道得，他便一心畏服，固而怕她。

却说羊学德，有一起串行朋友，一姓高名子兴；一姓希名要得；一小旦姓苟名美都，俱是风流人物。都住在裤子巷右腹内，会吹弹歌唱，一到人家，妇女见了，未有不动心的。故老成人断不容此辈上门。

却说苟美都，年方十五，父早逝，仅存母亲诸氏。年三十余岁，只看他儿子的美艳，便知其母一定是标致的了。况美都要学子兴的吹唱，日逐邀在家中，不分内外，孤既不孤，寡亦不寡，子母们未有着手的。两邻见他哄进哄出，却也疑心。

一日，高子兴来寻美都，偶遇美都出外，他便关门上楼。左邻有心，急去寻个壁缝瞧看，见子兴搂了诸氏，在醉翁椅上，将屁股不住扭动，那诸氏乱类乱播。子兴一气，抽上四五十回，诸氏渐渐闭目丢了一阵，身子动不得了。那高子兴忍了一刻，见诸氏醒来，把肉具扯出，在牝口边，上下搯晃，诸氏又被挑拨得痒了，将牝口又套将过来，子兴又尽根乱捣，未经得一二百抽，诸氏不济，又丢了。子兴还要尽兴，诸氏恳求道：“我的心肝，再一次定要死了，饶了罢，待明日与你尽兴。”高子兴道：“你儿子又不在家，叫我去哪里完事？”诸氏道：“随你哪里去。”子兴兜了裤子，下楼出门。

那瞧看的邻舍，先在门口等着，叫道：“老高，你好战法！”子兴道：“我们串戏的，不过虚戳这几，有什么好？”彼此笑开去了。但一传两、两传三，裤子巷中，没一个不知道的。那诸氏还要假卖清，骂邻骂舍不了。

一日，也是合当有事。那高子兴、希要得，俱在美都家吹唱饮酒，兴尽归家，独子兴转回，走在诸氏楼上歇了。那邻舍恨诸氏嘴硬，打探明白，都暗暗在门口守候，及子兴开门出来。被众人一把拿住，又恐诸氏短见，叫

两个老妇人去陪住。那美都忙去寻希要得，与几个相知来调停。其中有一个叫杨蝎子，一个叫王榻皮，有这两个在内，再处不到了。子兴便叫美都去寻羊学德来。到了天明，美都寻着学德，道知其事，因说道：“特来请你老人家去调停，不然我母亲就死了。”羊学德道：“内中作梗的是谁？”美都道：“是杨蝎子、王榻皮。”学德道：“原来是这两个。不打紧，你去秤一两银子，做二包拿来应用。”美都即到家，对母亲说了，秤银出门，交与学德，方同他到家。学德见坐了一屋的人，便笑道：“啊呀，好热闹！为甚事来？”那杨蝎子二人齐道：“你老人家来得好！有一件败俗的事。高子兴与苟美都的母亲通奸，也非一日。邻里们守候四五日，昨夜才拿住，正要送官，你老人家既来，有甚处法？”那羊学德便拉了杨、王二人的手，将银包递过去了，乃从容说道：“这奸是床上拿住的？是门外拿住的？”有几个道：“虽不是床上拿住，然我们合巷皆知！”学德又道：“依列位说是其了。且问这捉奸的是她父族，还是亲戚？”众人道：“虽非父族、亲戚，我等紧邻，伤风败俗的事，人人都拿得。”那王榻皮与杨蝎子道：“你们且静口！听羊兄处分，自有妙论。”羊学德道：“大凡人隐恶扬善，是积福积寿的根本。至于把他人弄丑，害人性命，与己何益？俗语道得好：“闲人撮闲畔，不要闲人管。””众人听了这一席话，都顿口无言。

内有一人道：“我们与他本无仇隙，做甚对头？只是他二人通奸，我们都是亲眼见的，那诸氏反骂邻骂舍，所以气她不过，与她出丑。如今你老人家，处千处万，随你吩咐，我们无有不依的。”羊学德道：“这事也难怪众人。诸氏心性，不必说起，就是老高，在裤子档中，硬头硬脑，列位岂有喜他的么？”众人都笑起来，他又道：“如今你们把我当一个人，我怎敢忘情？我拿出几两银子来，叫厨子包几桌酒。”吩咐苟美都，道：“你快去发行头来，叫高子兴串一本戏文陪礼。这个使得么？”众人齐道：“妙极！”于是众人各散。

须臾，戏箱发到，搭了台。邻舍毕集，一同吃了酒饭。子弟生、旦、丑、净，都扮起来，敲动锣鼓，演一本《幽闺记》男盗女娼的戏文。那苟美都做了贴旦，标致不过，在台上做作。引得羊学德妻子的规戒顿忘，旧兴复发。见美都下台，便搂住道：“我的心肝！你如此态度，不由人魂飞，到场毕，凭你怎么，要了却我的心愿去。”美都道：“若奶奶知道，粗棍抽你，我却救你不得，须自家打算。”学德道：“休管她！粗棍抽我，我也将粗棍抽她。”高子兴德着便道：“那不费之虑，何难奉承。”苟美都道：“肯到肯，只要他一个东道，明朝请我们。老希，你做中。”众人都道：“是了。”学德应允。直待戏完，吃了散场酒，美都与子兴，同送羊学德一路回家。已是三更时分，残月朦胧。学德扯了美都，落后一步道：“我的小心肝，完了我的心事去。”美都道：“到你家扰了东道，自然了你心愿。”学德便一把搂住道：“你这小油嘴，晓得我家里做不得，故意难我么？”于是扯到廊下，褪了裤子，便弄起来。只弄几抽，只见希要得轻轻掩在侧便道：“狗打花，快拿些水来！”学德骂道：“牢拖的，还不轻声！”不上一会，复走来道：“老羊，东道休忘了。”学德道：“死花子，奈何死人，说有便有了。”希要得道：“你们好好入捣，不要入脱了肛门，不干我事。”美都道：“厌花子，还不快走！”子兴忙来拽他道：“不要惹厌。”扯得去。须臾了事，各散回家。

学德到家敲门，腊梅开门放进。学德问道：“妈睡了么？”腊梅点头，学德忙上床，向床内去摸。那华氏伸手，劈面一掌道：“入你娘的，这时

候才来！你在外干什么事？”学德便坐在床前道：“今日遇着一件奇事。”便把子兴奸诸氏，众人处不倒，我去一说便倒，一一说明，道：“才看戏回来，并没走甚野路。”华氏听了这些风流话，起来坐在床内道：“这是真的么？”学德道：“怎敢调谎？”华氏道：“拿行货子来我瞧！”学德忙扯裤子，华氏伸手一摸，将来鼻边一闻，骂道：“你这欺心的亡八！你娘清水的牝不入，却去弄那屎屁股！你不跪住，还想来睡么？”一个翻身，竟朝床里，哭个不了。那学德忙跪下道：“我若去弄，孙子。把娘牝来与驴子入。”华氏道：“你还要油嘴？那卵头还是屎臭的！”学德道：“是了，怪不得娘恼我，适才肚疼，一时破腹冒将出来，累了卵头。请娘放心，我断不如此薄幸。”华氏道：“泻肚是泻肚的气味，这明是桩熟的屎，还要强嘴！你道我全不识货的么？也罢，你快去洗来。”学德忙呼腊梅，取热水来洗净了，只想与她干事。正欢喜爬上床去，那华氏一把捏住尘柄，叫腊梅拿桌上的木筷子来，便把尘柄夹住，将膝裤带两边收紧。学德连声叫疼，道：“随娘打几下罢，这刑法实在难当。若夹断了，你就一世没得受用；若夹伤了，也有几日动不得手。望娘饶了罢！”华氏笑道：“也等他受一受苦。”学德百般央告，松了夹棍，叫他上床。学德叫疼道：“我的娘，你瞧瞧肿起来了。”华氏喝道：“死亡八，不要支吾，快来承应。入得我好，将功折罪。”学德无奈，只得将半疼半痛的尘柄，塞将进去，不上一二百抽，便丢了。那华氏正在兴头上，不想丈夫已丢了，便向他肩头上咬了一口道：“如何就是当官的一般，应付了事。”学德道：“娘，不是我懈怠，不知为着甚的，一到娘香美的东西内，再耐不得，就要来了。”于是二人困倦睡去。这正是：不耻奴颜婢膝行，甘心楚受妻禁。

夫纲凌替一如此，犹向人前假卖清。

次日清晨，高子兴同苟美都、希要得，齐来美家索东道。宾主一见，高子兴便谢道：“咋蒙恩哥费心，解我一结。”羊学德道：“这个该当。”美都接口道：“羊哥，我们今日来消昨日的东道。”学德道：“昨晚敞房等我，熬了一夜的眠，如何好叫他动手？”苟美都道：“如何？我说他会赖帐。我只问中人要，不然我是这等贱的。”高子兴道：“就是一个东道，这狗屁股亦不见贵。我有个故事，说与你们听。当初羊头上无角，狗头上原有角。那羊想狗的角，央鸡居间借了，再不肯还至今。鸡尚道：“狗个角。”狗则云：“要、要、要。”羊一心图赖，出口道：“没，没，没。””说罢，人齐笑起来。

学德道：“待我进去问声。”学德进内，不料华氏已在中门后听了，见丈夫进来，便一把扯住胡须道：“你昨夜原与小杂种干那个，我养你廉耻，不出去打他，你好好随我上楼。”学德道：“我的美慧娘，既全我的体面，休害我的胡须。”遂一同上楼。那外面苟美都，爬在格，眼上偷瞧，下来对众人说知，众人即掩口进内窃德，只听华氏大发雷霆道：“谁家长进的男子，做那肮脏事。”学德道：“娘，你是伶俐的，怎听这干人哄？”华氏道：“别人或者有之，高叔这等人品，难道也会哄人？”学德忙膝行到华氏腿边道：“如你不信，你整起东道来与他们吃。我若与那小杂种，贴一贴身，油一句嘴，便二罪俱罚。”华氏道：“我的儿，他是我仇人，我倒去整酒与他屁股么？”学德道：“不是请他，他们笙箫、提琴都带来了，无非唱曲要酒。你在窗内听听，也是趣事。”华氏听得动兴，想他们那班人物风流可爱，便道：“罢了，饶你这遭，快去买东西，我与你烹调，只不许你在外放肆。”学德道：“不敢。”起来下楼，出外留住众人，道：“我房下闻得众位在此，又听我说各位曲子唱得好。她已应承，亲手整治。众人同我去买些肴美酒来。”于是众人各各

带笑，一齐出门。这正叫做：家人 XXXX 是佳谋，妇子嘻嘻贞亦羞，百意逢年犹未善，开门揖盗赴妆楼。

羊学德四人，买了肴酒，拿到厨下。华氏果然登时整出来，叫腊梅摆将出去。那高、希，苟三人，假逊了一回，然后坐定，叫一声请啊！但见：人人动手，个个衔 XX，狼餐虎咽，就似与鸡骨头有甚冤仇；马饮牛呼，却像与糯米汁是亲姊妹。正是吃一看三揭两，盘中一似云飞。眼睛近视的，休来人坐；牙疼的，吃了一半大亏。

须臾，盘光碟空。华氏窥见，又叫腊梅取些添换出来。学德斟了一回酒，众人都道：“酒冷。”学德便向内道：“酒冷了！”又饮一巡，众人又道：“还有些冷。”学德又向内道：“酒仍冷！”华氏起初听喊，心已不快，又听得喊叫，便十分大恼。下在中门后瞧看，却好学德提酒壶进去换酒，劈头撞着。华氏正在气头上，就是一大巴掌，打得甚响，外面听得真切。学德也不做声，向外走道：“这等可恶！我专打你这个酒冷。”众人心中俱疑，道：“他平日极怕的，怎一时振作起来？”及众人饮得高兴，你唱我弹吹，我唱你弹吹，果然绕梁之音，声彻云霄。那华氏始听得妙，倚着门瞧，后渐出中堂，立在屏后，或隐或见，引得这些小伙，越做出风流的样子来。及轮到高子兴唱，华氏便以手在屏上拍，隐隐赞妙。那高子兴刚在右手，坐在屏风侧边，正与玉人相对。他见此光景，弄得：心儿内志忐忑，意儿上倒倒颠颠。

坐立不安，心生一计，将脚把垫桌的砖头踢去。见桌不平稳，忙向屏风角边去寻瓦片，轻轻将华氏绣鞋上，捏了一把，然后垫好桌脚。他见华氏不动，知她有心，因一眼盯着华氏，华氏以手招他，便起身道：“列位且坐坐，我解手就来。”学德道：“不许逃席！”子兴道：“我肯逃么？”于是走到后边，见门半掩，便身挨进去。华氏一见便道：“高叔，不去饮酒，来此则甚？”子兴道：“多扰大嫂，特来致谢。”华氏倒了一杯茶，带笑道：“高叔，前闻得你好快乐。”子兴道：“她是过时桃杏，怎如大嫂是水上芙蓉。”华氏道：“我最怪人在东说西。”子兴乃向前搂住道：“我的心肝，对你焉有假心。”便去亲嘴接唇。华氏故意不允，把手内茶，泼了一身，便道：“你快出去！”

我明日打发胡子出去，你可早来，我与你说话。”子兴得了约，复出来赴席，不防那希要得早已窥破，见子兴说出恭去后，他也说出恭，跟到后边，亦进了门，隐在暗处，听得明白。见小高出来，也不冲破，随来席上坐一会，各人方散。

那学德回到内边赞道：“我的娘，你真显得好手段！”华氏笑道：“你不嫌我也罢了。”学德道：“有甚嫌你？只是这干人面前，不要你出头露脸。”华氏道：“啐！你就不该引他家来。难道牝生在额角上，见了人，就入了去不成？你既说这话，他们来时，我偏要出去见他。看你怎奈何我？”学德便以手自打脸，道：“只是我多嘴了！”可怜：玩夫股掌上，何事不堪为。

却说高子兴，因华氏约她，次日绝早，打扮十分齐整，悄悄而去。不料希要得在家亦想道：“我哪些不如他？他两人眉来眼去，只要踢开我。若是大家弄弄，便罢了；不然，我搅断他的筋！他今朝必然早去，等我先去候他。”便先去了。那子兴刚到羊家门首，去门缝里瞧，见有人在内，仔细一看，却正是小希！心下便如中一拳，道：“这鬼头，怎么先来了？”忙做不见，踱了过去。那小希看见，便急跑出门，叫道：“高大哥何往，打扮得像去做新郎的？有甚好处，带挈我一带。”子兴道：“我去拜一朋友。”小希道：“小弟奉陪。”子兴道：“不敢劳。”小希道：“小弟没事，今日总要同你走走。”

子兴千方百计，再脱不开，整缠了一日。

到次日，子兴恨道：“这天杀的，误我一日。那人不知怎的恨我！今日休走大道，由小路去罢。”及到羊家中堂，又见小希早在。问道：“你因甚来？”小希道：“我的来，就是兄的来。”子兴道：“我与羊哥有话。”小希道：“我也有话。”二人坐了一回，子兴道：“去罢。”小希道：“你何往？我同你去。”子兴便发性，要与他相打。

小希又微笑道：“我不曾得罪大哥，何必如此发怒？你要打就打几下。我总要跟着你。”子兴无奈，只得往苟家，向诸氏告知其事。诸氏道：“这个不难，但你不可忘旧。你去买四色礼来，我代你羊家去。”子兴忙去办备。

且说华氏，见他两人缠个不了，好不痛恨。至第三日，忽见一乘轿，抬个半老佳人进来。见了礼，便道：“我姓诸，苟美都是我的儿。前蒙羊大叔，全我性命，特备些须微物，来谢奶奶。”华氏道：“原来是诸奶奶，俱是通家，何必如此，请里面坐下。”却说希要得，又来羊家巡哨。张见诸氏在内，便惊道：“好贼头！这着棋倒与他下着了，待我去寻蝎子，叫老羊回来破他。”不多时，学德果回。见是诸氏，见礼毕。华氏道知来意，便留待饭。饭后，华氏道：“叔叔今夜在。这里歇，我还有知情话对你说。”诸氏道：“只恐羊叔怪我阻他的兴。”二人笑做一堆，便叫轿夫回去。晚间，华氏多吃了几杯，便春心奔露，向诸氏道：“我与你结个姊妹，方好来往。我闻你与小高有情。

姊妹，你试说趣味我听。”诸氏欣然道：“妹妹，那小冤家的行货子，真与人不同，塞到阴户内，就寻花心，牝缝塞满，令人好不休已，一阵阵丢去，也说不出那多少妙处。

故此女人见他便先麻了。”说得那华氏，将身贴进诸氏，道：“你果是真心事，我也不说假。我原约他来一会，害我空等两日，却是何故？”诸氏道：“休要怪他。你们怎的露风，被小希杂种知了，抵死缠住，一步不离，所以来不得。今特着我来通信，明日接你到我家去，不知可否？”华氏道：“如此甚好。”遂叫胡子在楼下宿，她两个说笑一夜。

到次早，梳妆饭毕，华氏叫丈夫寻两乘轿来。学德道：“娘也要到哪里去？”华氏道：“你管我则甚？”学德道：“晚上好来接你。”华氏道：“谁要你接！”学德只得叫两乘轿，任她出门，不敢多问。诸氏同华氏到家，子兴已先在了。那华氏好脸皮，一把扯住道：“你害我在家等了两日。”子兴道：“我的娘，气死了人！被小希缠住不放，今日幸得见面，等不得了。”于是携手上床。华氏解了小衣，倒在床上，子兴将尘柄插入，正待寻花觅蕊，忽听得瓦上豁喇喇一声响亮，两人吓了一跳。却原来希要得约杨蝎子等，瞧着子兴进门，后有两乘轿进门，使用此计较。子兴害怕，连忙抽出子下楼，与苟美都大开了门。教了一回曲子，然后回家。又生一计，叫美都来道：“我雇一只灯船，叫你娘同华婶婶，俱男扮了，寂寂出门，上船玩玩。”美都去通知了。

不想子兴叫着一只灯船，又是个行不出的光棍王炎的船。他家一小使，叫做王龙，也在裤子裆左边住。少停，二妇带了巾帨，苟子领着上船。饮未数林，子兴与华氏，便进那船舱去了。王龙不见二人在席，只道他是弄挂子，向门缝一瞧，原来下面是个妇人，撮起双股，那子兴将尘柄咬住牝心，那妇人不住的打寒噤，正在要死要活的时候，王龙忙跳上岸，叫家长王炎来，轻轻进舱，一把拿住。诸氏带得有银在身，忙买王炎释放，还争多道少。那希

要得又去寻羊学德，说船内有二三内眷干事，被人拿住，敬来邀你，赚他几两银子。羊老是吃这一碗饭的，便欣然同来。上了船，吃一大惊，只见华氏蹲作一堆，诸氏及高子兴都央求王炎。学德一时怒发，把王龙挥上几掌。那王炎、高子兴俱一溜烟走了。只存诸氏、美都，华氏已失去了小衣，希要得也脱身走了。

羊老气得话说不出口。华氏反骂道：“狗亡八，你既是好汉，如何妻又被人诈害？”便装起势来，假要投河。羊老此时，羞极怒极，一推便落水了。诸氏母子，只是叩头。

羊老道：“都是我自己不是，不该惹着他们。与你无事，去罢。”可怜华氏，未极云雨乐，性命顷刻间，这也是自取了。羊老回家，遂移在清凉门去住。却恨小高不过，监中牢头、禁子，都是平日相厚的，遇一起江洋强盗，便买嘱了他，一口咬定高子兴，后在狱中死了。你道内可惧的么？唯惧了她，自然把你如掌中儿，何事不忍为？人喜惧内，吾因集此段以为戒！

### 第三段 为吝财烧妹遭殃 因爱赌媒妻幸富

诗曰：

承恩借猎小平津，使气常游中贵人；  
一掷千金浑是胆，家无四壁不知贫。

这首诗，单道古时赌博中，如晋桓温、袁耽，宋时刘裕、刘毅，皆赌博中豪杰。自后竟流为不肖之事，入其中者，未有不丧家败业。游手行丐。那笑话中，一人问道：“女转男身，有何方法？”一人答道：“将几个猪肚，缝成大袋，把女子盛在里头，煮几日便转男身。”问者不解，其人笑道：“终日在赌里滚，怕他不出子。”故不肖子弟，浪荡多端，赌为第一，或有成家，也千中仅一，然终不可为训。

话说成化年间，勾容县有个汉子，姓裴名胜，自幼好赌，立誓不赢一二千金家当，再不回头。自己也有千两家业，不上几年，断送在几粒骰子上去了。看看赌净，衣食不足。其妻杨氏，原是旧家女儿，极有姿色，又贤慧，早晚苦劝不要赌，裴胜哪里肯听。

及见赌到这个地位，料后来没有好结局，一时问哭了一场，就要投河。那裴胜知道慌了，把妻子送到岳父家里，安顿停当，便自己一溜走了。

那杨氏虽住娘家，她那哥嫂，未免不喜，自恨丈夫不争气，也自忍气吞声。未及一年，爹娘都呜呼了，却是哥哥杨二当家，他做人，银钱性命样值钱，多一个人，茶也舍不得多吃锺的，如何肯供妹子，不上十多日，便道：“妹子，留得爹娘在，养你过一世；如今爹娘没了，我又无什进头，人口添多，你妹夫又不回来，不知生死。何不趁你年尚青春，寻个好人家去，也是终身的事。”杨氏道：“哥哥，论来要养我一口，也是易事，怎要我改嫁？况且妹夫未必死，若是嫁了，日后回来怎处？”杨二郎道：“妹子是聪明人，俗语说得好：‘宁增一斗，莫添一口。’你一个人单吃饭，也须一日一升，一年也要三石六斗米，还有柴菜在外。一年极少也要六、七两银子，叫我哪里赚来？若说妹夫，千两银子，都完赌了，光身出去，几根骨头，不知落在那

里，焉有回家日子？依我早嫁为炒！”杨氏听说也不好再应，只不做声。等哥哥转了身。垂泪道：“丈夫不争气，原靠不得哥哥，如何怪得他？”正在抹眼泪，只见杨二郎又走来道：“妹子，你不肯嫁，我还有好算计。你手里针指好，门首有间小屋，你一个尽好安身，替人家做些针指，我帮你些柴米，再等妹夫回来，却不是好？”杨氏信为真，满口应了。次日，就搬出去。

刚过了一月，柴米便不来济了。杨氏晚间便进去，见哥哥不出来。又去见嫂嫂，撇情不过，只得出来道：“姑娘，敢是缺柴米了？”杨氏道：“正是。”嫂嫂进内，取出一块银子，约有钱多重，交与杨氏道：“你拿去用，以后须自己寻些活路，全靠不得哥哥了。”杨氏接银道：“当初哥哥有言在先，都是他包济，怎今说这话，叫我妇人家，哪里寻活路。”嫂嫂道：“姑娘，你哥哥念兄妹情分，原说帮助你些。若是长要，不如养你终身更妙，何必要你搬出？”杨氏吃个没意思，便把银子交还嫂嫂，走了出去。愤气起来，寻了条绳子，要去自尽。只听有人敲门甚急，杨氏只道是哥子回心转意，连忙开门。将灯照着，却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看他：两眉白似银，双耳垢如漆；角巾头上包，筑杖手中执。

举步先摇首，开口先打嚏；龙钟一老翁，腰驼背不直。

杨氏问道：“我是寡妇，不知老人家，半夜三更，扣门则甚？”那老者道：“老汉是村头王老，平生恤孤怜寡，常周济人。今闻大娘子为哥嫂不肯接济，特送些钱米与你。”杨氏道：“嫡亲哥嫂，尚不见怜，我与你非亲非故，何敢受惠？”老者道：“说哪里话？济人须济急，此老汉本心。米在门首，可收进去。”老者竟自走了。杨氏拿灯去门外照，并不见人，好生疑惑。回首一看，果然地下一大袋米，有一二石多，袋结上挂着铜钱二千。杨氏想道：“我若吃这米完，也得半年，必然丈夫回来了。这米钱不是人送，定是神助。”于是望空拜谢，也不自缢了，将钱、米收拾停当，然后去睡。杨二郎见妹子两日不进去讨，心下想到：“妹子要甘心饿死不成？”便着个小出来打听了，回覆到：“姑娘房里，柴米甚多，一发好过哩。”杨二郎吃惊道：“是哪里来的？”其妻道：“她人才甚美，要寻个帮主，也极容易。只是别人知了，我们如何做人？但捉贼见赃，捉奸见双。事体未的，不可出口。你黄昏时看个下落，倘有动静，再摆布他，不怕他不改嫁。”杨二郎点头道：“是”。

到黄昏后，悄悄走到门首打听，不见一毫动静，连打听四五个黄昏，俱没影响，又与妻说知。其妻道：“养汉婆娘，极有算计。若待他做出事来，你我体面何存？不如趁早断送她个乾淨为妙。”杨二郎道：“怎样断送她？”其妻道：“这等败坏门风的，活在这里也没趣。待更深时，到她门首，放起一把火，岂不了帐？就是别人见了，也只道自家失火，岂不乾淨？”杨二郎拍手笑道：“好计较！不怕她走上天去。”看官，你道一个妇人独自住在门前，谁知至亲哥嫂去摆布他。正是：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犹未毒，最毒妇人心。

那杨二郎听了妻子之计，就如奉圣旨，等不到次日，即吩付厨下，收拾乾柴乱草，只等夜间行事。不料他夫妻算计时，那日游神已听得明白，飞奔奏与玉皇上帝去了。到了更尽人静，杨二郎便叫小搬了柴草，到了妹子门首，放一把火。这些茅草小屋，一时便烧的满天红。杨二郎正在那里看，只见火尾，登时横冲，入自己大屋，自己住屋也烧起来了。心下大惊，急赶进搬抢家伙什物，走到后门，懊悔不迭。及查看人、物，烧坏两个小；妻子去抢衣饰，被火烟冲倒，活活烧死。二郎慌在一团，天明方知烧死妻子，此是

后话。

却说杨二发火烧时，杨氏刚正睡着，忽梦中听得有人，连叫“火发”。慌忙披衣起来，那火已烧在面前，心下慌得没主意，只是叫天。忽见那晚送米来的老者，从火里钻进来道：“大娘子，我来救你出去。”把杨氏驼在背上，从火里缓缓走了出去。直驼了一段路，才放下道：“大娘子，这火是怎样起的？皆因前日我送你米，你哥哥疑你做甚丑事，故夫妻设计要烧死你。不料天理昭彰，你倒不死，他的房子却尽烧了，又烧死了个把人哩。”杨氏道：“原来如此！蒙你老救我，真是重生父母！但如今到那里去安身？”老者道：“先到我家再处。”遂领着杨氏走到家里，推开大门，安顿一去处，与杨氏道：“大娘子坐住，等我进去点光来。”那老者进去。杨氏坐了一会，一个瞌睡竟睡着了。

天明醒来看时，原来不是人家，是个土地庙，那妆塑的土地，正与夜来救他的一般。

杨氏醒悟道：“原来公公救我，料我日后还有些好处，不然屡屡救我则甚？”便起来拜谢土地，刚刚拜完，忽见一伙人，拿香烛进来。内中一个，叫做张小峰，常与裴胜相好的，见了杨氏，骇问道：“大娘子，怎么独自坐在庙里？”杨氏一头哭，便把丈夫不成器，出了门，及哥嫂逼嫁、放火烧我、感得土地救出的话，一一告诉。众人道：“你哥家事颇好，休说你一个，就是三五个妹子，也供得起，怎下这毒手。”内中一个是后来的，住在杨二后门，也说道：“千算万算，天只一算。昨夜火起时，四邻俱看见，有人站在半空，把几面红旗，遮好四边房子，单烧杨二一家。天明找寻妻子，已烧得黑炭样了，还在那里哭老婆哩。”众人听了都伸舌头道：“真是虚空有神明。”张小峰又问杨氏道：“裴胜哥出去几时了？”杨氏道：“将有年半。前日闻得哥哥说，已死了，不知是真是假？”张小峰笑道：“活活一个人在，怎么说死？”杨氏道：“莫非官人知些信息么？”张小峰道：“现在扬州钞关上，帮个公子的闲，终日骑马出入，好不阔绰哩！”杨氏道：“几时见他？”小峰道：“今年春头。”杨氏道：“我要去，可寻得着么！”小峰道：“一到扬川，就可见面。”杨氏道：“这里到扬州多少路？”小峰道：“有二三百里，还要过扬子江哩！”杨氏泣道：“这等我永世不得见了！不如寻个自尽罢。”小峰道：“不要忙，做找不着，加些盘费上去。我家媳妇，也是扬州人，明日要回娘家去。你搭了他船同去，岂不省便？”众人道：“妙极！”遂登时叫了轿来，抬杨氏到张小峰家去。杨氏拜谢众人，嘱道：“列位，奴家若寻得丈夫回来，再谢。但今日之事，切不可令我哥哥得知。”众人应允散了。

杨氏到了张家，次日便同他媳妇上船。张小峰赶来，拿一封书交给杨氏道：“见了裴兄，将此书交他。”杨氏拜谢开船。不多二三日，到了扬州，杨氏就借小峰媳妇家权住。那家知他贫穷守节，不胜哀怜，好好看待，逐日着人领她满街去撞，偏生不遇。一日走到个小巷，见一个，手拿酒，托着几盘点心，身上穿的褴褛，忙忙走进一个人家去。

杨氏仔细看时，正是丈夫裴胜。原来裴胜跟个公子帮闲，好不兴头。但他虽落魄，旧家气骨犹存。那公子常倚势，欺凌平人，裴胜背地与同辈，说他短处，被公子听见，赶了出来。故此仍旧在赌场中奔走，博几个飞头钱过日子。那裴胜心下虽忙，眼却也清，一路进去，心里想道：“奇怪！巷头那个妇人，好像我妻一样。”放下点心，忙走出来，恰正撞着，便大叫道：“我的娘，千山万水，那个同你到此？”杨氏哭道：“人人说你发迹了，怎又是



这个模样？”裴胜道：“那个对你说？”杨氏把小峰的书与他看。见上面写道：自从钞关叙别，倏尔又半矣。想仁兄吉人天相，得意境界，欣慕欣慕。兹为尊阍夫人，在令岳家苦守。令岳去世，日遭兄嫂阴害，几陷死地，幸神佑得全。某所目击，不忍坐视，特就便船送归。教下望乞欣留，不胜幸甚。

通家弟张恋拜启方正看完，只见里边走个人来问道：“这内眷是兄什么人？”裴胜道：“这是贱内，特来寻我。”那人道：“既是尊眷，怎不里面去坐？”杨氏便走入去看时，心如刀割，泪如雨下。原来裴胜在那家耳房安身，只一张床，一张破桌。裴胜等他停了泪，问道：“到底怎的，说与我听。”杨氏将前后一一说了。裴胜怒道：“我迟日发迹，定摆布他。”那陪杨氏的小，也回了。是夜裴胜夫妇，少不得苦中作乐一番，然后睡了。

且说裴胜睡着，梦见个白须老者，叫道：“裴胜，我救你妻子来，与你发迹，何不将妻再赌一赌？”醒来却是一梦。天明起来，忽有人叫裴胜出去道：“外面俱传，令夫人天姿国色，有个崔六郎，手头有几万银子，叫你把妻子与他赌。肯不肯？”裴胜听了，正合夜间的梦，连应道：“好。”即写了“现赌活管”四个大字，贴在壁上。那人便去约崔六郎来。六郎道：“耳闻不如目睹，你把妻子与我看看。若果生得好，我就把一所当铺与你赌。”裴胜应允。遂引六郎到自己房边，远远站着，又设计把杨氏哄出来，六郎见了道：“果然好，和你交易。”原来裴胜，巴不得一拚，赢他当铺；万一输了，妻子也好吃碗自在饭。那六郎是会弄手脚的，要稳赢他个标致老婆。两下立起文契婚书，中见俱全。两个欢天喜地，把筹码摆出。不想裴胜随手掷的都是“快”，那六郎越弄手脚越是“叉”。不上几掷，把六郎的筹码剿的精光。众人道：“文契要花押了。”那六郎是爽利汉子，当下画了花押，把当铺交与裴胜而去。这裴胜方对妻子说出这事，杨氏甚喜，却骂道：“我事苦到此，若输时，你就送予别人？可见你赌博人终是不好。”又哭将起来。裴胜道：“我的娘！你若不来，我不发迹，目今得了两千，已满我愿，此后，再不赌了。”裴胜谢了中见，并谢了小峰的媳妇娘家。果然不复去赌，紧紧料理做起人来。

过了两年，将几百银子，买个官儿，夫妻轿马回到勾容，一洗当日之羞，二去塞杨二郎之口。其时是三月初头，那杨二郎自从那年放火烧妹，家业萧条，虽不至没吃没穿，也日逐支吾不来。闻得裴胜做官回家，心下大惊，想道：“若说妹子失火烧死，邻舍并没见，讨起人来怎么处？”过了二三日，只见裴胜带了杨氏，纱帽圆领，轿马凉伞，轩昂回来。杨二无奈何，只得出接。见了妹子，吃惊道：“你一向在哪里，却同妹夫回来？”杨氏道：“那日被哥嫂烧死，我跟这死鬼回来讨命。”杨二郎慌道：“当初悔听妇人言，致行那事。然而自做自受，你嫂子也烧死了，还讨甚命？”裴胜笑道：“这等说，尊舅那骨头，也要像我当年了；你妹倒没死，火烧那夜，就有神人送到我那里。”二郎更觉羞惭，道：“妹子念同胞手足情，妹夫高抬贵手，往事休提。”说罢，双膝跪下。裴胜夫妻，慌忙扶起，道：“你自不仁，我却不念旧恶。”杨氏掩口笑道：“多承火攻，烧得我有出头日子。”那二郎满面通红。

话休烦絮。却说裴胜，自己将银钱付于家人，买辨食物，请客拜客，忙了几日。便一面寻张小峰，谢他二十两银，四个尺头。又捐资一百两，重建土地庙，夫妻亲去烧香设醮。那村中俱道：“裴胜败子回头，杨氏知恩报恩。”称个不了。毕竟赌博是最下的，把妻子来赌，是下之极了。倘若输了，便作世世话柄，岂不可耻！吾谓裴胜幸有个妻子在，不然，不愁不输子。好赌者，吾集此以为鉴。

#### 第四段 何瞎子听淫捉汉 火里焰远奔完情

诗曰：

人世姻缘亦最奇，变无为有甚难期；  
饶伊防御千般巧，早出重垣向别啼。

这首诗，单表人的姻缘有个定数。由今看来，定数虽不可逃，其中变幻，又不可测。

明明是我妻子，偶起个风波，却失去了。明明不是我妻子，偶凑个机关，却又得了。其间离合，难以发举。

看官请听：话说湖州府清白镇地头，有百十户人家。内有一瞽者，姓何，起课最灵，远近皆来问卜，无有不验，因此人称他个号，叫做“赛康节”。每日间，任你没生意，除食用外，也有两多银子余剩，时附近有个杜家，见他生意好，把个女儿，叫做羞月，与他为配。不知那羞月极其伶俐，如何肯嫁瞎子？迫于父母的主意，纵没奈何，心下实是不快。

“赛康节”自得了这老婆，眼虽不见，但听得人人喝，道好个娘子，他便爱惜胜如金玉，只去温存老婆，把生意都丢冷了。间有人来问卜，也不甚灵验，十分中只好一二分生意。还有好笑处，正在那里要起课，想着老婆，竟摸了进去。任人在外边等候，就唤他亦不肯就出，因此生意更不济了。这叫做：XX 食恩爱好，那顾利名高。

始信无锋刃，教人骨髓焦。

看官，你道何瞎子只管摸进去做甚？因他耳朵里常听人说，瞎子的老婆，从没个不养汉的。他惟恐妻子做出这样事来，故此不时摸将进去。适一日，羞月正在灶下烧火。

何瞎子走进房去，将手向床边一摸，不见；向马桶边一摸，又不见；复摸到吃饭的桌边，也不见！便叫道：“娘在哪里？”羞月对他一啐道：“呸！你只管寻我做甚？”瞎子道：“我闻得像有脚步响呢？”羞月道：“有这等奇？我卧房里，哪个敢来？”那瞎子道：“像有人说话响呢？”羞月道：“呸！着鬼了，影也没有，却说恁般话。你不要痴，你老婆不是那等人，不是我夸口，我若肯养汉，莫说你一个瞎子，再添几个瞎子，也照管我不来！”何瞎笑道：“我方说得一句，就认起真来。”依旧摸了出去。正是：只因一点水，惹起万波涛。

却说隔壁有个小伙，叫做乌云，绰号又叫火里焰。这乌云到处出热，凡有人央他，极冰冷的事，有了他就像火滚起来，故人取他的浑名，叫做“火里焰”。他与何家，仅一壁之隔。何瞎因没了眼目，一应家使用的，都相烦他，遂做了通家弟。羞月叫他叔叔，他叫羞月嫂嫂，穿房入户，不以为意。这时何瞎夫妻斗口，他刚在厨下整饭，闻得羞月的话，心下忖道：“怪不得我到那边去，嫂嫂频把眼儿描我，我因好弟兄，不曾在意。这样看起来，我不要痴了，把块好羊肉，丢在别人口里去！等我去混一混看。”便悄悄地走入羞月卧房来，恰值羞月正在便桶小解，见乌云走来，忙把裙儿，将粉白的屁股遮好。乌云笑嘻嘻的道：“嫂嫂解手啊！”便向袖内摸出一张草纸来，双

手递过去，道：“嫂嫂，头一张不要钱！”羞月劈手打落道：“叔叔，这事你做得对么？还不快走！”乌云应前道：“是，就走。”及回头看，羞月并无怒容，却一眼看着他走。走回家想道：“有趣，口儿虽硬，眼儿却送我出来。且不要忙，明日少不得要央我，那时随机应变。”到了明日，羞月果在隔壁叫道：“乌叔叔，你哥要托你个事。”那乌云听得，便麻了三四分，忙应道：“来了。”急跑过来道：“嫂嫂要做甚的？”羞月笑道：“昨日言语唐突，叔叔莫恼。”乌云道：“怎敢着恼！妓嫂就掌我几下，亦不恼。”更歪着脸过去道：“嫂嫂，试打一下看。”羞月笑道：“我有手，也不打你这涎面。与你说正经话，哥哥这会忙，有包碎银子，烦你去煎。”乌云道：“当得。”接住银便去了。这羞月见他走了，叹口气道：“我前世有甚债，今世遭这个丈夫！多承乌叔叔在此走动，我看了他，愈伤我心，几时按纳不下，把眼去送情，他全然不解。陡的昨日走进房来调戏我，我假意说几句，甚是懊悔，故今日又唤他来安慰他。天吓！这浅房窄户，且那瞎物又毒，半刻不肯放松。就是要做，哪里去做？”叹了口气，便靠在桌上假睡。

不一时，乌云煎了银子，竟奔羞月房里来。见她瞑几而卧，便轻轻用手去摸她的奶，摸了这个，又摸那个。羞月只道是瞎子摸惯的，不以为意。乌云见她不问，又把嘴靠在羞月的嘴边，把舌头捞一捞。羞月把头一扭，方见是乌云，忙起身道：“叔叔难为你。”只见布外，瞎子摸进来，道：“难为叔叔，快烧锤茶与他吃。”乌云答道：“自家弟兄，怎说这话。”辞别回家，不胜喜道：“妙！舌头还是香的。这事有七八分了。”暗笑道：“这贼瞎，看你守得住否？”有诗为证：为着佳人死也甘，只图锦帐战情酣；致教踏破巫山路，肯使朝云躅倚栏。

却说羞月，见乌云去了，心下亦着忙道：“亏我不曾喊出甚的来，只说‘难为你’三个字；幸瞎子缠到别处去，还好遮掩。若再开口，可不断送了他！”若道：“冤家，你也胆大，摸了奶，又要亲嘴，我若睡在床上，连那个东西也干了去了。冤家，你空使了心，那瞎子好不厉害，一会也不容你空闲。我就肯了，那个所在是戏场，你也怎得下手？”一头想，一头把只脚儿来摇。适乌云又走来，见她地下一只红绣鞋儿，忙拾起来笑道：“嫂嫂好小脚儿！”宛似那：红荷初出水，三寸小金莲。

羞月道：“羞人答答的，拿来还我。”乌云就双膝跪下，将鞋顶在头上道：“嫂嫂，鞋儿奉上。”羞月一笑来抢，乌云就乘势拦腰一抱，正要伸手去扯她裤子，只听得门响，那瞎子又进来了。乌云忙放了手，把身往地下一倒，如狗爬了数步，闪到后窗，轻轻跳出窗外，向羞月摇手讨饶。只见那瞎问道：“娘和谁笑？”羞月道：“我自家笑。”何瞎道：“为什么笑！”羞月道：“我又不着鬼迷，你只管走进走出，岂不好笑？”何瞎亦笑道：“今日没生意，我丢你不下，故来陪你。”一屁股就羞月身边坐下。乌云见支吾过了，始放心走回家去，恨道：“贼瞎再迟一会进来，便被我上钩了。吃这贼瞎撞破，叫我满肚子火，哪里发？我看嫂嫂，十分有情于我，怎得个空，等我两人了了心愿，死也甘心！”想了一会道：“妙！妙！我看她洗香牝的坐盆，傍着我家的壁，待我挖个孔儿，先遮好了，等她来洗时，把手去摸她一把，看她怎生答应？”忙去安排停当，侧耳听声。闻得倾汤水响，乌云便走去，拿开壁孔，瞧将入去。只见羞月把裤儿卸下，坐去盆中去洗。乌云看得亲切，便轻轻将手向屁股跟前，香喷喷的牝儿内一摸。那羞月只道是甚么虫之类，猛的叫了一前，道：“呀！不好了！”何瞎忙忙摸来问道：“娘怎么了？”羞月转

一念，晓得是乌云做作，便遮掩道：“好古怪，像有个虫在我脚上爬过。”何瞎听罢，也丢开去了。却说乌云，把这只摸牝的手，闻了又闻，道：“种种香气俱好，只有这种香气不同，真是天香！怎不叫人消魂？明日不到手，我须索死也！”想了一夜。

次日早晨，晓得何瞎子生意是忙的，他便钻入羞月的房中去。羞月见了笑道：“叔叔，你心肠好狠，怎下得那毒手？”乌云跪下道：“嫂嫂，可怜救我一救！”羞月道：“冤家，不是我无心，那瞎就进来了，如之奈何？”乌云道：“此时生意正忙，有一会空，把我略贴贴儿，就死也甘心！”羞月见说得动情，便不做声，乌云便去解她裤儿，搂抱上床，忙把那物插了进去，正要抽动，只听得脚步响，羞月道：“不好了，来了。”忙推开，立起身来，一头系裤子，一头走到房门边立着，推乌云快去。乌云回到家中，那个物事，直突突不肯软，流延不了，又听了一会，瞎子出去了，乌云又走到窗子边道：“嫂嫂，我再来完了事去！”羞月道：“莫性急，弄得不爽利。我想一计，倒须在他面前弄得更好。”乌云惊道：“怎的反要在他中可弄得？”羞月道：“你莫惊。我已想定了，你下午来，包你饱餐一顿。”有诗道：欲痴熬煎不畏天，色胆觑面恣淫奸；不怕人羞并人憎，又抱琵琶过别船。

其时乌云半信半疑，到下午走过来，见何瞎和羞月共凳儿坐着。羞月见乌云来，即对何瞎道：“你去那边凳上坐坐，我要管只鞋儿，你坐在这里碍手碍脚。”何瞎应一声，便起身去，睡在春凳上，羞月向乌云点点头，乌云轻轻挨过来，就在那凳上，各褪下小衣，紧紧地搂了抽送，抽到百十来抽外，里面有些水来，便不免隐隐有些响声。那瞎子目虽不见，耳朵是伶俐的，问道：“娘，什么响？”羞月道：“没什么响。”何瞎道：“你听，响呢！”羞月道：“是老鼠数铜钱响。”瞎子道：“不是，青天白日，如何得有？”乌云见瞎子问，略略轻缓，那响亦轻，何瞎子便闭了嘴。乌云又动荡起来，此番比前更响。何瞎道：“娘，又响了。你听得么？”羞月道：“不听得。”何瞎道：“你再听。”羞月道：“有甚人在屋里入牝响，偏你听得这许多响！”乌云此时不动，又不响了。何瞎道：“好古怪！”乌云忍耐不住，那响声又发作起来。何瞎道：“又响哩！”羞月道：“我只道是什么响？原来是狗舐冷泔水响。”何瞎道：“不像。”乌云又住手，歇了一会，渐渐又响起来。何瞎道：“明明响得古怪。”羞月道：“啊！是猫嚼老鼠响。”何瞎道：“不是。”不想乌云弄在紧溜头上，哪里住得手，哪里顾得响？越抽得狠，越响得凶！何瞎道：“古怪！古怪！这响，响得近了。娘你再听听。”羞月也正在酥麻的田地，含糊答道：“是响，是响，是隔壁磨豆腐响。”何瞎道：“不是，不是，等我来摸看。”便立起身来。乌云早已了事闪开，羞月忙去坐在坐桶上，却是响声已歇了。羞月道：“哪有甚响？偏你耳朵听得！”何瞎站住脚，侧耳一听道：“如今不响了。”却亦疑个不了。

你道这大胆的事，也敢做出来？正所谓“聪明的妇人，赛过伶俐汉”。以后二人情兴难遏，又碍着瞎子，妇人便心生一计。把些衣服浸在脚盆内，以屁股向上突起，叫乌云从后面插入，假装在搓洗衣服，凭他抽送，入弄其前。虽后面人与前面入，响前不异，而瞎子闻知，却更不疑。方明好了。不想两个淫心愈炽，日日要如此，便日日洗衣服；时时要如此，便时时洗衣服。晴也洗，雨也洗，朝也洗，夕也洗。那瞎子不知听了多少响前，心下疑道：“就有这许多衣服洗？”心中便猜着了九分九。

一日，又听得响，何瞎故意自己要出去，走从衣盆侧边过。约近，便

装一个虎势，突然扑将过去，果摸着两个人，便一把扯住衣服喊道：“是哪个奸我的老婆？”死也不放。乌云晓得瞎子的利害，忙把衣服撒下，跑了。瞎子拿了这件衣服，跳出大门，喊道：“列位高邻！有人行奸，夺得他的衣服在此，替我认认，好去告他！”只见走出几个邻舍来，把衣服一认道：“这是火里焰的。”瞎子听了愈怒道：“这狗骨头！我待他胜若嫡亲兄弟，如何也干那个勾当？”内中有一个人道：“阿哥待得他好，阿嫂难道不要待他好的？”众人都笑起来。有一个老成的人劝道：“何先生，我劝你，你是个眼目不便的人，出入公门，一不便；打官司又要费钱，二不便；像这不端正的妇人，留在身边，她日后没有大祸，必有逃奔，三不便；依我众人劝你，叫乌云完了地方上的事，陪了你的理。把这个妇人，送回娘家去，别嫁了人，这是长便。若留在身边，你喜她不喜，恐你的身子不保，请自三思。”何瞎子听了这一段话，点点头道：“这话有理！这话有理！”于是进内去，四周一摸，却摸不着妇人，那妇人反唠唠叨叨，说她的有理，被瞎子一把扯住那妇人的耳朵，都咬开了。正值她的娘家有了人来，便领回家去。那乌云浼出一个相知弟兄，安排几桌酒，请了地方邻里，又凑了几两银子，托了好弟兄，与何瞎子讨了羞月，搬去他方居住去了。

古来说得好：“盛衰箕对着支荅扫。”再无话说，况何瞎是个瞽目之人，只该也寻个残疾的做对，讨这如花似玉的妻子，怎不做出事来？如何管得到？看官，你道是否？

## 第五段 浪婆娘送老强出头 知勇退复旧得团圆

诗曰：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人骨髓枯。

这首诗，乃昔日纯阳祖师，叹世人堕迷色欲、精髓有限，不知进退，致精竭髓枯，未有不丧身绝命者。因说徽州府休宁县，有一人姓陈名简，家事甚殷，年至五十，才生一子。七岁时，便请先生命名上学。因对先生道：“学生年老，止生此子，欲取一名。

今观俗称，非金即玉，孩子恐折他福，须取低微些；非猫即狗，又近于畜牲所生。求先生取一名，只要微贱些，不近于禽兽就罢了。”那先生道：“便取为先生何如？”陈简道：“又来取笑了。世上最尊贵者，莫如师范，小儿焉敢呼此？”那先生道：“你不知道先生的苦处：第一要趋承家长；第二要顺从学生，第三要结交管家。三者之中，缺了一件，这馆就坐不成了。如何不微不贱？”陈简道：“先生戏言耳！也罢，“先”字改了“生”字罢，就叫做“生生”。”固取名为“生生”。

这生生却也领意，读十余年书，虽不大通，粗粗文理，却也解得出。不觉十八岁了。

生生嫌名字不好，又不好改了父的命名，只得去了一个“生”字，换个“鲁”字，叫名“鲁生”。父亲与他娶了一房妻子汪氏，做亲一载，汪氏腹中有五个月身孕。徽州乡风，儿大俱各生理。陈简便打发鲁生出门道：“是男儿之志在四方，岂毙于妻儿枕边！”陈简即兑了五百余两本钱，交付鲁生，

又托表弟蒋尚义与他作伴，并嘱规戒非为。择了日，鲁生只得拜别父母，安慰汪氏，哭离妻房，同了表叔而去。

却说二人离了徽州，拿这五百两银本钱，走到地头倾销，买了南北生熟药材，去到北京货卖。到了下处，寻了主人，堆下药材，乱了两日。那鲁生自离了妻室，好生难过，思量一知音朋友，或次或唱，消遣度日，便与行主人说知。那主人就如敬父母一般，便举荐一个人来。那人姓马，绰号叫做“六头”。为何叫做“六头”：坐在横头，吃的骨头，跟人后头，看的眉头，睡的丫头，奉承的鼻头。

这马六头，帮闲称最，蔑片居先。一进鲁生的寓处，帮衬十分，奉承第一，那鲁生与他，竟成了莫逆，一刻不离。尚义有时劝戒道：“此等人不可亲近他。”鲁生只是不听，也只得罢了。不想二人说得入漆，便诱入那勾栏中去玩耍。鲁生偶见一个娼妇，生得身材小巧，骨骼轻盈，虽无五、七分颜色，倒有十二分妆扮，灯下看来，俨然一位仙子！那鲁生便春兴勃然，又有那六头在跟前，一力提掇，自然耍上了道儿。鲁生便回了寓处，取了五十两银子，并换药材的四疋缎子，拿去院中，送与鸨儿，以为初会之礼。

那鸨儿连忙定桌席、叫戏子，花攒锦簇，吹弹歌舞，做了三日喜酒。一应赏赐，俱出六头之手。因蒋尚义说话琐碎，吃酒也没他分了。一连就在他行中，耍了好几时。不想这鲁生嫖的妓者，叫做桂哥，年纪一十八岁，却有一身本领。吹得，弹得，唱得，吟得，写得，饮得，所交俱贵介公子，在勾栏中也数七八的妓子。这鲁生不过生意人出身，吟咏不消说起，即打差之资，亦在鄙吝半边。那桂哥眼界极广，哪里看得在心？故此鬼脸春秋，不时波及。那鲁生天是聪明人，用了百十余两银子，讨不得一个欢喜，心中深自懊悔。一日回寓，对表叔尚义道：“我不过因一时寂寞，错了念头，用去百十余两，讨不得半点恩情，反受了十分调谴。真是悔恨！”那尚义忙举手道：“老侄恭喜！俗语说得好：时来撞着酸酒店，运退遇见有情人。

老侄若怕凄凉，何不寻个媒人，娶个处女，早晚也可服侍。就是饮食汤水，也得如心。”鲁生欣然道：“老叔之言正合予意，快叫马六头来，寻媒说合，我实一时挨不得了。”尚义道：“须另寻媒，这六头包会误事！”鲁生道：“老叔不知，这些事他还周到。”遂叫了六头唤媒。寻着一家姓邬名遇，只有二女，长年二十岁，次年十七岁。六头帮衬，鲁生相看，中意了邹大姐。便择日行聘，入赘进门做亲。其酒水花红，便鲁生打点。银两送到邹家，及期进门行婚。礼毕，上床就寝。只见那邹大姑，先脱得赤条条睡在床上。鲁生认作闺女，以津唾润了牝口，将阳物轻轻插入半寸，问道：“你疼么？”邹大姑道：“不，不。”鲁生心中道：“北方地土丰厚，此物也宽容易进。”便将阳物用力一耸，直尽了根，又问道：“你疼么？”邹大姑又道：“不，不。”鲁生方知非真花去，乃以阳物极力耸叠，自首至尾狠抽一二千抽，邹大姑弄得淫水淋漓，口中沉吟不绝，弄了一二更次，鲁生一如注，事毕，将白汗巾讨喜，清晨一瞧，但见些点污秽，并无一毫红意。那鲁生心中甚是不悦，忙唤六头来问道：“昨夜做亲，满望一个处子，原来是个破罐。媒人误事，乃至如此！”六头道：“我见人物尽好，又价廉功省，十分起意，不知又是破的。我去寻媒人来问她。”去不多时，媒人便到。鲁生扯出外边，轻轻的道：“你如何将破罐子哄我？”媒婆道：“这样一个女娘，没有二、三百两银子，休想娶她！我见官人少年英俊，知轻识重的人，后来还要靠傍着你，故再三劝减，送这一位美人与你为伴。就有些小节，也须含糊过去，你倒争长竟短起

来！”鲁生道：“倒是后婚，却也无碍；若有了外遇，如何同得一块！”那媒人便笑嘻嘻地道：“官人，你原不知她。她前夫病体沉重，必定要她过门冲喜，一嫁三日，新官人已死。我闻大姐说，他那行货，极其妙小，况病重的人，做得三日亲，进得上一个头，后边这一半，还是含花女儿哩！”鲁生也笑道：“倒是再醮也罢了。”于是留媒人并六头饮酒，又做三朝五日，极其丰盛。

摆了几日酒，酒毕，未免又动起色来，二人上床。这番交媾，非比前日。那鲁生把那阳物刚插进去，邬大姑便在下边淫声浪气，没口的叫：“我的亲亲，你探得我心花子上，得爽利，若只管横截竖截，我好过不得。”鲁生道：“我知你那心花子，生在哪里。”邬大姑道：“你抽着，待我对你说。”于是鲁生将阳物往上一顶，大姑道：“下些儿，下些儿。”鲁生又往下一顶，大姑又道：“再上些儿，上些儿。”鲁生便往当中连顶几十下，大姑将身子凑着，连声叫道：“着！着！”不觉两下俱丢。一次，鲁生问道：“你如何干事，就要叫起来？”大姑道：“我们这边乡风是这样，不像你们南边人不出声，不出气，入死牝的，一般有甚情趣。”鲁生被此淫情所迷，于是把卖货的银两，都交她收管。那大姑陆续私积，一、二年间，也偷了一、二百金在身。那鲁生渐渐消乏起来。着五百余两出门，嫖了百十余两，讨大姑去了百十两，又被大姑私窃一、二百两。况时运倒置，买的买不着，卖的卖不着，有多少利生出来？只剩得百十两银子，心中甚是惊慌，把银子依先自管，家中使费，亦甚俭薄。邬大姑一门，原是吃惯用惯的，如何爱得清淡？便不时寻闹起来。鲁生无奈，只得以此物奉承，正合了邬宅的家法。那鲁生便渐渐地黄瘦起来，染成一病。

一日，鲁生从窗下经过，听见里面唧唧啾啾说话，他使伏在窗下潜听。听得邬二姑道：“我瞧姐夫囊中之物，也不多了，又且病体恹恹，料没有久富之日。姐姐你贪他甚的？不如照旧规，送他上香。你年纪尚小，再寻一个富贵的，可不有半世的受用！”大姑道：“你言虽有理，但怎么下得这手？”二姑道：“姐姐差矣！我北边女人，顾什么恩义！趁早结果了他还有好处。再若执迷，被人看破，便没下梢了。”正是：呜呼老矣，是谁之嗟？不可错了念头！大姑道：“好倒好，只是有病的人，如何肯兴起来？”三姑道：“姐姐，你又不聪明了。病虚的人，虚火上升，只须把手去摸弄，定是硬的，定要干的。

今夜你莫完事，假意解手，我来替你上床。任他就是有手段的，也要一场半死，断要上香了。”这叫做：隔墙虽远耳，窗外实有人。

她二人在房中计较停当，却被鲁生在窗下听得明白，不觉出了一身冷汗，惊讶道：“好狠女子，竟要置我死也！原来是惯做此道的，悔也何及？”于是急忙出去，对蒋尚义道：“适才邬二姐对姐姐道，我囊中有限，病又不好，莫若趁此病时，姐妹交替，送我上香，今晚就要行事。倘若他来，如何对敌？事在危急时，请你商议，有甚计较，可以救我？”尚义道：“老侄恭喜！还是你家祖宗有灵，使你闻知。但祸由你自作，好色心胜，所以有此。也罢，侄妇既换得妹子，老佳难道换不得表叔么？若果真话，我便打磨军器，暗藏于房中，待她来时，着实杀她一阵，教她弃甲曳兵而走，以后再不敢上香了。”鲁生道：“准在今夜。老叔作速打点，千万救我一救。不然，千山万水出来经营，倒死于妇人之手。可恨！可痛！”二人计较停当，蒋尚义便到药店中，撮了几品兴阳药料，自己修合应验良方。又把剪刀将尘柄下的毛剪

去，只存一、二分短毛在上，以便杀。

却说晚间，鲁生上床先睡，邬大姑随后上床，果然去摸弄鲁生的阳物。那鲁生已知，心下不动，无奈此物不做主，竟自硬挣起来。大姑便以身跨在鲁生身上，百般拨弄，不觉春风已完一度。大姑便假要小解，走到妹子房中去了，鲁生忙掀帐子，爬下床来，换了尚义上床。不一会，二姑亦来上床了，两人搂在一块，亲嘴咂舌。二姑把手去拨弄姐夫的阳物，那独眼先生，便一时暴怒，挺身昂举。假姐夫即爬在二姑身上，将尘柄头向牝中一顶，那二姑只道是好吃的果子，不想吃这一下，便叫道：“啊哟！轻些。”假姐夫又尽力向内插进二三寸，那二姑咬牙忍痛，只是把屁股退缩，熬得假姐夫以两手捧住股臀，把阳物尽根没脑的抽上三四千抽，那二姑初时，还只是疼，到了此时，内里如榻皮一般，牝口唇窗粉碎，动也动不得，又奈这假姐夫像揉面的一般，揉个不了，又抽了一二千抽，此时更难受了，遂要出声来，哀告道：“姐夫，你且停一会罢。”假姐夫道：“原来是姨妈，我只道是你姐姐，既承姨妈爱我而来，必竟还要饱我而去，还求忍耐片时，不然却不把前边来意埋没了么？”二姑只得忍了一会，他又狠砍狠磨一千余，那牝内外有如数百刚针，在那里剩的一般，又被他研个不了，真正是觅死觅活，再三哀告道：“姐夫饶了我罢，我再不敢捋虎须了，不然就要死了。”假姐夫见他哀告苦求，哭将起来，量也够他受用了，乃将束子咽下，那久蓄之精，已射在二姑牝中了。临起身又叮嘱道：“姨妈，明日千万早来！”二姑道：“且看。”于是一步一拐地去了。尚义亦换了鲁生上床，邬大姑也钻来睡了。当下两不提起。

次早，鲁生起来，对尚义道：“老叔，昨夜若非你冲这一阵，我定为泉下之鬼了。”

我仔细想来，总不异娼家行径。倘后边又计较出甚招数来，则我还乡不成了。想当初出门时，爹爹付我本银五百余两，在此三、四年，已耗去了四百多了。有甚颜面回家，莫若离了此妇，连往他乡，别寻经济，赚得原本也好回家，去见父母妻子。”说着，泪如雨来，蒋尚义道：“老侄之梦醒了么？如今之计，作速写一离书，再送她几两银子，叫她另嫁，此为上策。”二人计定。

再说那二姑，被尚义这一遭入捣，把牝底都弄塌了。那牝口边红肿起来，那牝缝都肿密了，要小解也解不出来。里面又急又涨，无法可疗，因对大姑道：“亏你怎生挡得他起？”大姑道：“也只平常，有甚凶猛。”二姑道：“这个人如何得死，若要他上香，再一吹我到先上香了。”话犹未了，只见鲁生同蒋尚义进来。那尚义看住二姑，只是好笑，因道：“请邬爹出来说话。”邬遇出来，鲁生道：“小婿一为身体有病；二为本钱消折，不能养育令爱；三为思乡之念甚切，今特拜辞岳丈。奉上离契一张，白银五两，乞将令爱别寻佳偶，我叔侄今日就要起身了。”邬老吃惊道：“你夫妻无甚言语，为何忽有此议？”忙叫大姑出来。那大姑便哭道：“我和你一心一意，又无别的话说，怎忍得丢我而去？你就要回来，也多付些盘缠与我，好再守你。”鲁生道：“如此反为不便。

我若不来，你靠谁供膳。”遂将离书、银两，付与老邬，立刻收拾行李，拜别出门。时只有铺盖二副，皮箱二只，拜帖盒三个。叫人挑了，离了北京，竟往湖广做乾鱼生理。

自此，鲁生把妇人念头，竟如冰雪一般。与尚义将这百多银子，一心一意做了十余年，已赚起数千金来。二人装载在苏州阊门南势街发卖不题。



却说鲁生之妻汪氏，自丈夫出门，生了一子，名润发，已上十八岁了。汪氏见丈夫不回，便打发儿子同公公出来寻访父亲消息，也做些乾鱼，在阊门外发卖。心内急于寻亲，鱼一时又脱不得，他使对牙人道：“我不过十余桶乾鱼，要一时发脱，便贱个几两也好。”店主人同牙人道：“这个容易。”鲁生偶在侧边听得，便大怒道：“你几桶乾鱼，折也有限。那行价一跌，我的几千两乾鱼，为你一人折去多少。”彼此一句不投，便相打起来。润发就把鲁生推了一跤。鲁生便去叫了蒋尚义来，并跟随的人，赶到船边，要去扯出那小伙子来打。不想船舱里爬出一个老人家来，正是陈简，见了鲁生喝道：“谁敢打？”鲁生见了，忙向前拜见道：“爹爹为何到此？”尚义亦向前相见。陈简道：“适才那小子，就是你的儿子，呼做润发，同我四处寻你不着，故要贱卖，幸喜是你。”忙唤润发出来拜了父亲，并拜了蒋叔翁。便一同到鲁生寓处，卖了乾鱼，一齐回家，夫妻父子完聚，算帐时，赚了三千余两。鲁生即分一半与尚义道：“不是老叔救我，焉有今日？”此后，夫妻在家享受，润发出门贸易。看官，你道尚义虽识得妇人情弊，规谏无用；若非鲁生自己急流勇退，性命不保。客边宿娼娶妾者，可奉此段为鉴！

## 第六段 马周嗜酒受挫跌 王公疏财识英雄

诗曰：

酒能害德且伤生，多少英雄遭辱侵；  
饮酒知参恶旨意，不为所困方称贤。

这首诗，单道人生不可嗜酒。醉来天不怕地不怕，逢贪财色，得这酒助起气来，每不能遏抑，任你不敢做的、不敢说的、不便说的，都做出说出。不知不觉，毕竟小则辱身败德，大则亡身丧家，所以当日那神禹恶旨酒，式公悔过而作诗，至今画为龟鉴，你道酒是可过饮的么？要必如至圣之不为酒困、无量不及乱才好。然世人未必能学。其次则莫如知改，我今说个始初嗜酒，后来知改发迹，出人意料，与看官们听听：话说唐太宗时，有一才子姓马，名周，字宾王，系博州庄平人氏。他孤身贫寒，年过三旬，尚未有室，自幼精通书史，广有志气谋略。只为孤贫无援，乏人荐拔，所以神龙困于泥淖，飞腾不得，每日抑郁自叹。却又有件毛病不好，生得一副好酒量，闷来时只是饮酒，尽醉方休。日常饭食，有一顿，没一顿，都不计较，单不肯少了酒。若没有钱买时，便打听邻家有喜事酒时，即去撞捞坐吃，及至醉来，发疯骂坐，不肯让人。这些邻舍被他聒噪得不耐烦，没个不厌恶他。背地皆唤他“穷马周”，又号他“捞酒篱”。

那马周听得，也不在心上。正是：未达龙虎会，一任马牛呼。

且说博州刺史姓达名奚，素闻马周明经有学，便聘他为本州助教之职。到任之日，众秀才携酒称贺，不觉吃得大醉。次日，刺史亲到学宫请教。马周被酒醉坏，爬身不起，刺史大怒而去。迨酒醒后，方觉忙往川衙谢罪，被达公责备了许多说话，马周唯唯而退。

每遇门生执经问难，便留同饮。支得俸钱，都付与酒家，兀自不敷，依旧在门生家捞酒。

一日吃得大醉，两个门生，左右扶住，一路歌咏而回，恰好遇着刺史了，前导喝他回避。

马周酒愈醉，胆愈大，哪里肯避！嗔着两眼倒骂起人来。此时，连刺史见他醉得无礼，只得当街又发作了一场。马周当时酒醉不知，兀自口中骂人不止。次日醒后，门生又来劝马周去告罪，马周叹口气道：“我只为孤贫无援，欲图个进身之阶，所以屈志于人，今因酒过，屡遭羞辱，有何面目再去鞠躬取怜。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个官儿，也不是我终身之事。”说罢，便把公服交付门生，教他缴还刺史。仰天大笑，出门而去。一路想道：“我屡次受辱，皆因在酒上坏事，好不可恨！从今再不吃酒罢了。”一路自怨自艾，忽然想起“惟酒无量不及”乱句，不觉失声道：“有了，此后只是减半罢了。我此去冲川冲府，谅来没甚太遭际，除是长安帝都，公侯卿相中，有能举荐如萧相国、魏无知的，讨个出头日子，方遂平生之愿。”遂望西迤迳而行。

不一日，来到新丰市上。天色已晚，便拣个大大客店，踱将进去。但见许多商贩客人，驮着货物亦在进店安歇。店主王公迎接，指派房头，堆放行旅。众客各据坐头，讨浆索酒。王公看小二搬运不迭，好似走马灯一般。马周独自个冷清清的，坐在一边，没半个人来睬他，心中不忿，拍案大叫道：“主人家，你好欺负人，偏俺不是客，你便不来招顾么？”王公听得，便来取料道：“客官，不须发怒，那边人众，子何先安顿他。

你只一位，却容易的，但是用酒用饭，只管吩咐。”马周道：“既如此说，先取酒来。”王公道：“用多少酒？”马周指着对面的大座头上一伙官人道：“他们用多少，俺也用多少。”王公道：“那五位客人，用五斗好酒的。”马周道：“也用五斗罢。有好馐饭尽你搬来。”王公便吩咐小二，一连暖五斗酒，放在桌上，并肉菜摆下。马周举瓯独酌，约莫吃了三斗有余，按下酒肚，便不吃了。讨个洗脚盆来，把剩下的酒，都倾在盆内，脱下双靴，便伸脚下去洗濯。聚客见了，无不惊怪。那王公暗暗称奇，如其为非常人，安顿他歇宿了。同时岑文本，昼得有《马周濯足图》，后有烟波钓叟题曰：世人尚口，吾独尊足。口易兴波，足能陟尘。

处丁不倾，千里可逐。劳重赏薄，无言忍辱。

酬之以酒，慰尔仆仆。今尔忘忧，胜吾厌腹。

吁嗟宾王，见超凡俗。

马周安歇了一夜。次日，王公早起会钞，打发行客登程。马周身无财物，想天气渐热了，便脱下狐裘，与王公作酒饭钱。王公见他是个慷慨之士，又嫌狐裘价重，再四不受，道：“客官身不便，下回补还就是了，这个断不敢领。况客官将来大有发迹，必非庸流，岂是少此房钱者，小老已知矣。”马周兄他执意不受，乃索笔题诗壁上，曰：古人感一饭，千金弃如苻；匕箸安足酬，所重在知己。

我饮新丰酒，狐裘不用抵；贤哉主人翁，意气倾闾里。

题罢，庄平人马周书。王公见他写作俱高，心中十分敬重，便问：“先生如今何往？”马周道：“欲往长安求名。”王公道：“可有相熟的寓所么？”马周道：“没有。”王公道：“先生此去，必然富贵，但资斧既空，将何存立？老夫有个甥女，嫁在万寿街卖馍赵三郎家。老夫写封书，送先生到彼作寓罢了。更有白银三两，权助路贺，休嫌菲薄。”马周感其厚意，只得受了。王公写书已毕，递与马周。马周道：“他日寸进，决不相忘。”作谢而别。行至

长安，果然是花天锦地，大不相同。马周逢问到万寿街赵卖馍家，将王公的书信投递。

原来，赵家积世卖这粉食为生。前年赵三郎已故了，妻子王淑英在家守寡，管理店面。这就是王公的外甥女，年纪也有三十上下，却甚丰艳胜人。这王淑英初时坐店卖馍，神相袁天罡一见，大惊叹道：“此妇面如满月，唇若红莲，声响神清，山根不断，乃大贵之相。他日定为一品夫人，如何屈居此地！”偶在中郎将常何面前，谈及此事。常何深信袁天罡之语，吩咐苍头以买馍为名，每日到他店中闲话，挑拨王氏嫁入，欲娶为妾，王氏全不瞧睬。正是：姻缘本是前生定，不是姻缘莫强求。

却说马周来到头一日，王氏先得一梦，梦见一匹白马，自东而来，到她店中，把粉馍一口食尽，自己手赶逐，不觉腾上马背，那马忽化成火龙，冲天而去。及醒来满身身热，思想此梦非常，旦起直至将午，犹在想梦不休。恰好忽一堂堂书生进店，递上书信。

王氏展开看了一遍，见来的姓马，又身穿白衣，想起梦来心中大疑，就留下作写，一日三餐，殷勤供给。那马周吃她的，便似理之当然一般，只是持心饮酒，不敢过醉。这王氏始终不怠，甚是钦敬。不想邻里中有一班轻薄子弟，平日见王氏是个俏丽孤孀，常轻嘴薄舌，在言挑拨，王氏全不招惹，因而罢了。今见她留个远方单客在家，未免言三语四，生造议论。王氏是个精细人，耳边闻得，便对马周道：“贱妾本欲相留，奈孀妇之家，人言不雅。先生前程远大，宜择高枝栖止，以图上进，若埋没大才于此，枉自可惜。”马周道：“小生情愿为人馆宾，但无路可投耳。”言之未已，只见常中郎的苍头，又来买馍。王氏想着常何，是个武官，必定少不了个文士相帮，乃问道：“我这里有个薄亲马秀才，乃博州来的，是个饱学之士。在此觅一馆地，未知你家老爷要得着否？”常苍头应道：“甚好！待我去禀知来迎。”原来，那时正值天旱，太宗降诏，凡五品以上官员，都要直言得失，以凭采择。常何亦该具奏，正要寻个饱学，请他下笔，恰好苍头回去，将王氏说话禀知。常何大喜，即刻具帖，遣人牵马来迎。马周谢别了王氏，来到常中郎家。常何见他仪表非俗，好生钦敬，当日置酒相待，打扫书房，安顿歇下。次日，常何取白金二十两，彩绢十端，亲送到书房中来，以作贺礼，才将圣旨求言一事与马周相议。马周道：“这个不难。”即时取笔，手不停挥，草成便宜二十条。常何逐一看过，叹服不已，连夜命人缮写。

明日早朝，进呈御宽。太宗皇帝看罢，事事称善，便问常何道：“此等见识议论，非卿所及，卿从何处得来？”常何拜伏在地，口称：“死罪，臣愚，实不能建白，此乃臣家客马周所为也。”太宗问道：“马周何在？可速宣来见朕。”黄门官即宣旨，迳到常中郎家，宣了马周。到了午门，常何引进金銮见驾。拜舞已毕，太宗问道：“卿何处人氏？曾出仕否？”马周奏道：“臣乃庄平县人，曾为博州助教，因不得志，弃官游于京都。今获观天颜，实出万幸。”太宗大喜，即日拜为监察御史，钦赐袍笏官带。马周穿了，谢恩而出，仍到常何家拜谢举荐之恩。常何重开筵席，置酒称贺。至晚酒散，常何不敢屈留他在书馆，吩咐备轿马，送马爷到王奶奶家去。马周忙道：“那王氏原非亲戚，弟前日不过借寓其家而已。此妇明眼施惠，理法自持，其令人可敬！”常何闻说，大惊道：“御史公有宅眷否？”马周道：“惭愧，家贫未娶。”常何道：“那王氏看来具双识英雄的俊眼了。既然未娶，弟想袁天罡，曾相此妇有一品夫人之贵。御史公若不弃嫌，明日下官即去作伐何如？”马

周感其恩侍殷勤，亦有此意，便道：“若得先辈玉成，深荷大德。”便仍歇下。

次日，马周又同常何面君。其时突厥反叛，太宗正遣四大总管出兵征剿，命马周献平虏策。马周在御前口诵如流，句句中了圣意，便改为给事中之职。常何举贤有功，赐绢百疋。常何谢恩出朝，吩咐从人，便路引到买馍店中，要请王氏相见。王氏还只道常中郎来，是要强娶她作妾，急忙躲过，不肯出来。常何乃叫苍头找个邻姬来，将为马周求亲、并马周得官始末，俱托她传语进去。王氏方知情由，向时白马化龙之梦果验，即时应允。常何便将御赐绢匹，替马周行聘。赁下一所大屋，教马周住下，择吉与王氏成亲。百官都来庆贺。正是：分明乞相寒儒，忽作朝家贵客。

王氏嫁了马周，把自己一家一伙都搬到马家来了。人人称羨，也不在话下。且说马周做官，不上三年，直做到吏部尚书，王氏淑英封做夫人。这马周，太宗时时召见议事，把从前嗜酒性情都改换了，绝不致酒误事。忽一日，新丰店主人王公知马周发迹，特到长安，先去看外甥女，方知改嫁的就是马周。王公大喜，忙到尚书府中投贴。马周夫妇知了，接入相见，设酒厚待。住了月余，要回，苦留不住，马周只得将千金相赠。王公哪里肯受。马周道：“壁上诗句犹在，一饭千金，岂可忘也？”王公方受了，作谢而回，遂作新丰富室。

再说达奚刺史因丁忧回籍，及服满到京，问吏部家宰即是马周。自知先时得罪，不敢去报名补官。马周知此情，忙差人再三请见。达奚无奈，只得入府请罪。马周扶起，道：“当年教训，本宜取端谨学士。彼时嗜酒狂呼，乃马周之罪，后已知过，改悔久矣，贤刺史无复追忆也。”即举达奚为京兆尹。京师官员见马周度量宽宏，各个敬服。后来马周与王氏富贵偕老，子孙显荣。

看官，你道马周若不知节饮，则新丰店不礼于王公；即礼于王公，粉馍店断不礼于王氏；此二处即幸免矣，常中郎家，岂乏美酒？为给谏时，宁少酒钱？当宣召见驾时，又不知作何狂呼矣！诗曰：一代名臣属酒人，卖馍王媪亦奇人；时人不具波斯眼，枉使明珠混俗尘。

## 第七段 小光棍浪嘴伤命 老尼姑仗义报仇

诗曰：

皆锋轻试受刀锋，自是狂且种毒凶；

地下尚应锥刺血，人间哪可疾如风。

浴堂殿上辞何丑，猪嘴关边罪岂容；不识如席碰氏子，至今萋菲玷英雄。

这首诗，单道人不可枉言生事，自取其祸八；若只胡言乱语，其祸犹小，至于造捏或认丑，玷闺门，必至丧身。昔日，有张老开店生理，其女甚有姿色。对门鄂生流涎，百般求亲。张老因鄂生轻狂，不许。又有一莫生来求，遂欲讨之。鄂遂大怒，捏播莫与张女有奸。一日，莫生刚到张店买物，店中报知。莫因踱到里边望望，鄂在对门看见，便走过去，喊道：“捉奸！”一时哄到地方。那莫生虽说得明白回去，那女子却没意思，一索子吊死了。

地方便把莫生逮送到官，道是因奸致死。莫生无处申说，屈打成招，断成绞罪，整整坐了三、四年牢。一日遇着个恤刑的来，看了招稿，出一面牌，亲要检。

众人大都笑道：“死了三、四年奸情事，从何处检得出来。”那恤刑临期，又出一面牌，道：“只检见枕骨。”众人一发笑疑不解。却不知女人不曾与人交媾的，其骨纯白；有夫的，骨上有一点黑；若是娼妓，则其骨纯黑如墨。那恤刑当日捡骨，其骨纯白无黑，如是枉断了。究出根源，放了莫生，便把鄂生去抵命。这岂不是自作自受！但此犹有怨的，更有丝毫无涉，只因轻口浪舌，将无作有，以致离人骨肉，害人性命者多有之。

话说嘉兴县有个人，姓应，名时巧，绰号赤口，也是在闲汉行里走动的，生平好看妇人。那一张口，好说大话，替子作体面，以此为常，全不顾忌，常与人角口生事，因加他个美号，叫做赤口。年近三十岁了。一日到街上闲踱，见一个讲命妇女，有许多人围看听讲，应赤口也挨进去，仔细看他，其有姿色，又说得一口好京话。赤口着实看了一会，走了开去，暗忖道：“好个佳人！可惜我没带银子，若带得几分，好和她扳一通话。”正在路上自言自语，忽后面有人叫道：“应大哥，看饱了么？”赤口回头看时，却是隔壁做“白日鬼”的邹光。邹光道：“这样妇人，虽然美好，终是人看乱的，也不值钱。一个所在，有位绝色的雌儿，你可看不？”应赤口道：“在哪里？带我去看看。”邹光道：“你看见，包你魂散魄消。”赤口便垂涎道：“千万带我去看看。”二人说说笑笑，走到一个新开的巷里来。邹光道：“在这里了。前面开一扇避觑门的便是，你过去打一网看看。”应赤口正颜作色，走去向门里一瞧，瞧见屏风后，果然有个妇人，在那里闲话。生得如何，但见：风神妩妩，体态媚媚。眼如秋水澄波，眉若春风拂柳。金钗半蝉乌云上，翠凤斜飞，珠帘双垂，绿鬓边明星正灿。轻笼玉笋，罗衫儿紧衬樱桃。缓步金莲，绣带儿秀飘杨柳。

真个是糖一搪，消磨障；行一步，可人怜。

应赤口看了几眼，果然标致非常。连忙走回来，对定邹光，把舌一伸道：“我眼里见过千千万的女子，从没这样一见消魂的。”邹光道：“如此美人，看她一眼，准准有三夜睡不着哩。但我一向想来，再没一个念头，看来是没想的罢了。”应赤口道：“有甚没想？只要有个人入门诀，便包得停当。”邹光道：“你说得容易，看你有什么入门诀。

你若进去讨得锤茶吃，我便输个东道给你。”应赤口道：“要到手也是容易的事，只吃她锤茶，有何难哉？讲定了，吃茶出来，东道就要吃的。”邹光应允。这应赤口便打点一团正经，慢慢地踱进门去，叫一声：“大哥在家么？”那女娘全没些小家子气，不慌不忙，略略地闪在屏风背后，应道：“早间出去，还没有回来。官人有甚话说，可便说来。”赤口假意道：“怎么好！一件紧要事，要当面商量，特地许远走来，又会不着。”那女娘道：“既有要紧话，请坐了，等会就来。”赤口暗想道：“只是讨杯茶吃了走的好。若她丈夫回来，看破机关，像什么模样？”因道：“我还有别事要紧，没功夫在此久等。有茶乞借杯吃了，转转再来相见。”那女娘便走入去，叫小拿一杯茶出来。应赤口接来吃了，便起身出门。两个便去销销东道，自不必说。

且说这女娘的丈夫，叫做林松，这女娘姓韩。原开大杂货铺，因林松折了本，改了行，出去贩卖药材，十数日方才回来。新搬在此巷中居住。一向朋情，俱各不知。事有凑巧，这邹光有个分房哥子，名邹福。平日与林

松最好，因林松去探他，邹福治酒与他接风。刚刚邹光同应赤口撞到，邹福便留住做陪客。酒至数巡，邹福便问林松道：“外面也有美貌女子么？”林松道：“也有，但到底粗蠢，比不得我们这里的妙。”邹福道：“老哥是好风月的，只怕长久在外，未免也要活动的了。”林松道：“如今生意淡薄，哪有闲钱去耍？但我一向在外，不知我们这里也有个把儿么？”邹福道：“我不听得说有。”应赤口便道：“老尊台，敢是好此道么？这里有个绝妙的，几时同去看看？”邹光道：“什么所在？”应赤口道：“你也忘记了，就是前日去讨茶吃的那个。”邹光道：“莫胡说！那是良家，怎么去得？”应赤口卖嘴道：“不敢欺，区区前日已先打个偏手哩。”林松道：“兄的相交，我们怎好去打混。”邹福道：“此道中不论，明日大家去混混。”林松道：“请问这家住在哪里？”应赤口道：“就在新开巷里。”林松便疑问道：“这家门径是怎样的？”应赤口道：“进巷三、四家，低低两扇新避颿门的就是。”林松听说，越生猜疑，却又问道：“那妇几多年纪？”应赤口道：“有二十三、四岁了，一副瓜子脸，略略有两点麻的。”这几句说得林松目瞪口呆，心中火发，暗道：“罢了，我才搬到此处，未上半月，便做出事来；则以前我出门后，不知做了几多了，今后还有甚脸见人！”便作辞起身。那邹福又道：“我们总吃到晚，一起人送老哥到那家去歇，何如？”林松道：“我明日来邀罢，只恐此兄不在府上，没有个相熟的名色，不好进去。”应赤口道：“就说是我应时巧主荐去的便了。”林松记了他名字，径自别了。正是：轻薄狂生，两片飞唇。

死堕拔舌，生受非刑。

时时爽口，个个伤心。

却说林松听了应赤口那通话，走将回去，把韩氏百般凌逼，要她招出与应时巧通奸的事来。那韩氏不知来由，又不曾认得应时巧，突然有这句话，竟不知从哪里说起，任他狠打，无所承认，真是有冤难诉。要寻个自尽，又恐死了，此事越不得明白。哭了又哭，想了又想。这林松至次日，又狠打一顿，务要她说出来。韩氏捱到夜深，瞒了丈夫，竟一溜烟走了。

林松次日起来，不见韩氏，左右邻家遍寻，俱说没有。只道应赤口做了手脚，把她拐去，连忙去寻邹氏兄弟，告诉这段情由。邹福、邹光方才晓得林松新搬，赤口所说，即伊妻子。当日不该留他作陪，悔之不及。那邹光心下了然，只是不好说出，指赤口去看情由，只得道：“兄枉尊夫人了。那人平日口嘴不好，捕风捉影的话，不知说过多少，怎么认真起来？如今尊夫人既不见，他现在家，拐逃的事，也是决无的。但他口过陷人，就着他寻出，将功补罪也好。”那林松便向县衙告官，作证即是邹福兄弟。那知县立刻差人，把应赤口捉到堂前审问，确实赤口不知一些情节。此时，赤口亦自懊悔不迭。知县见不肯招，韩氏在逃，歇不得手，遂把来监了。一面出张缉牌，差人探寻。整整缉了半年，并没影响。

一日，邹福兄弟来见林松，道：“尊夫人实不是应赤口拐去，他受苦也够了。我们意欲当官保他出来，慢慢把他去寻出尊夫人来，还兄罢了。”林松道：“我如今也明晓得那事是全假的了。只可恨他当日说得凿凿可据，以假作真，毫无顾忌，致我割破恩爱，妻子逃亡。也罢，如今看兄份上，凭二兄去保能。”邹福兄弟欣然别了回去。

次早，邹光出名，当堂把应赤口保了出来，嘱他留心查寻林家娘子。不想应赤口被他保出，料人难寻，惟恐再入，不出三日，便一溜风，也不知哪里去了。林松心下便疑他们是做一路，特地放应赤口走的。又到县里递呈，

把这事一肩，都卸在邹光身上。知县大怒，忙差人把原保会去，打了二十板，发在监内，要待应赤口出来方放。这也是邹光不端，图奸韩氏，引起应赤口作这场祸祟，所以也受些风流罪过，报应报应。

那邹光又坐了一年，韩氏、赤口俱无踪迹。邹福逐日去求林松，要他方便。林松肯了，那县官作对，决然要待两个拿得一个，方才释放。只得罢了。

且说应赤口大数将尽，逃去三个年头。一日想起，事经三年，料已歇下，且回到邹家探个消息看看，遂收拾起身回家。一日走到慈定庵门外，不觉两足疼痛起来，心下想道：“日间入城，有人识得，现在脚疼，不如在庵内歇息，等到夜黑好走。及走入去，只见佛堂上，站着个后生师姑在那里烧香。仔细看去，生得甚是标致，不觉又打动往常时高兴，注目饱看。只见佛堂后走出一个老尼来，见了赤口，似惊慌样，忙叫道：“应官人，一向不见，哪里去来？”原来这些光棍，常在庵观闲撞，故此尼姑都认得他。赤口含糊答应，犹一眼看着那后生师姑不置。那老尼忽然笑容可掬，忙叫师姑道：“拿茶来！应官人吃。”时天色已晚，老尼道：“应官人就在小庵吃些夜饭进城罢。”应赤口欢喜道：“只是打搅不便。”心下暗喜道：“若得那小师姑陪饮，死也甘心。”那老尼同小师姑进去片时，便掇出素果酒菜来，请应官人坐下，她俩师徒左右奉陪。

那应赤口竟魂飞天外，快乐不过，不觉吃得沉醉，老尼两个便道：“应官人，我扶你去睡罢。”便叫三、四个尼姑有力的，将绳索困了他手足，扛到后面菜园树下，也弄了一二个时辰。那应赤口渐渐醒来，叫道：“哪个捆住我？我不走，快解了，好用力奉承哩。”只见那俏师姑向前来，就是一掌，道：“你原来就是应赤口，我不是别人，就是林松的妻子韩氏。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在我丈夫面前胡言乱语，捏我与你有奸？害我至此，我只道今日寻你不着，哪知冤家路窄，巧巧送来。”又是一掌，将口咬将下去，将应赤口肩头上肉，整整咬了一块下来。那应赤口惊个半死，也不知痛，哀告道：“我的娘，原来就是你。我也在监牢生了半年，还饶不过我么？”那韩氏将鞋对他嘴上，没命地打。

赤口便喊：“地方，救人啊！”老尼恐怕事露，反受其害，忙拿把利刃，走来对定赤口顶下，尽力一割，正叫做：霜刀应斩流言子，老尼谁媿侠气饶。

应赤口被老尼杀死了。这韩氏唬得抖做一团，道：“如何处置？”老尼便吩咐，埋在园角里，不得走漏风声不题。原来，韩氏只因那年林松逼勒，逃在慈定庵出家，日夕烧香，惟愿谗人应赤口厚赐报应，三年来日日如此。这一日应赤口回来，神使他入庵避早，被老尼看见，定计报仇，甚是快活。

且说邹光在监中，足足坐了三年，因赤口缉获不着，知县便把他顶罪，发去松山驿摆站。邹光和解人商量：“歇了一夜，等我去哥哥家讨些银子做盘缠。”解人晓得邹福是他哥子，他走不得的，便放他去，约在邹福家里会齐起身。邹光应声便走，心下想道：“虽然相交几个兄弟，不过是酒肉往来的，哪个肯来资助？”便去告求，也是枉然。不如放出旧时手段，更快稳些。于是信步一走，走到城外慈定庵边来。此时天色已黑，只见庵内扯起天灯，便暗想道：“一向听得慈定庵尼姑身边有钞，不如去捞他一遭，料没有空过的。”等到二更尽，便爬上墙，从天灯竿上溜将进去。望见老尼，还在佛堂打坐，便向旁边巷里走进去，轻轻把巷门撬开，抓了把沙泥一撒，讨个骂着。不想，这头房间，就是韩氏的。那韩氏自见杀赤口之后，心惊胆战，惟恐有

鬼。此时正朦胧睡着，听得沙响，便叫道：“应赤口，我与你原是没仇，只因你平白污口，害我名节，逃此出家。鬼使你前日自来送死，我杀你报仇，还不伏罪么？好好退去，他日我做些功课超度你罢了。”那邹光听得明白，说出一身冷汗，急依旧路，从墙上爬了出来，又爬城而入。走到家敲门，邹福听知声音，开门放入，问道：“什么事？这等忙。”邹光便把发去摆站，寻取盘缠，在慈定庵得了韩氏、应赤口踪迹，一一说明。邹福欢喜道：“如此也脱了你的身了，待天亮叫林松来同去。”兄弟睡了一觉，天色微明。邹福兄弟，便去邀林松，说明前事，各个明白，三人一径走到慈定庵来。林松见妻子果在殿上，做早功课。起头见丈夫走到，吃了一惊，道：“我已出家了，你又来此为何？”林松故意说道：“特来为应赤口讨命！”韩氏面如土色，不敢做声。林松道：“你且说来，首在哪里？”韩氏只得把前日赤口到此，老尼认得，杀他报仇，现埋在后园，一一说明。林松听得哭道：“我的妻，你受了三年无头冤枉，今日我才解释矣。”韩氏见丈夫回心了，遂大哭起来。邹福道：“是我兄弟造化，省得解去了。”说罢，只见解差寻到。邹福说明情由，同一干人归家吃饭，商量一二。走到县前，正值坐堂。解人带了邹光，过去禀道：“昨日解邹光起身，路过慈定庵，已得了应赤口、韩氏两人消息。”知县道：“既两个在一处，就该拿来见我。”解人道：“韩氏做了尼姑，应赤口十日前傍晚，走到慈定庵内歇脚。老尼认得，说与韩氏，师徒将他杀了，首现存……。”知县惊道：“这等说来，他两个奸情定没有的了。那吃酒时说话，因何而起？”邹光才把那年讨茶赌东道的话禀明。知县道：“原来为此。”便差人到慈定庵，把韩氏、老尼唤到。韩氏将三年前劈空冤枉的事哭诉，又把前日应赤口进庵、老尼杀死禀过一遍。知县听了甚是怜她，乃对老尼道：“应赤口造语陷入，罪不至死。你既事焚修，当方便为门，只该扭来见我，如何便杀了他，这须偿命的。”老尼道：“自从韩氏到庵三年，日夕悲痛，冤枉无伸。老尼听了，恨不得一朝撞见，食其肉，寝其皮。彼时他来，韩氏不识，老尼说知。韩氏说冤家路窄，扭他拼命。男女不敌，若尼气愤，藏刀杀死是实。杀一无义，伸一冤枉，甘心偿命的。”韩氏忙道：“老尼虽然下手，原是为着妇人，自然是小妇人偿命。望爷爷释放老尼。”老尼又道：“这个使不得。你既非主令，又非下手，沉冤始白，又囚狱抵命，这是我害你了。青天爷爷，还是老尼抵罪为是。”韩氏又哭禀道：“说哪里话来，我所以不死者，为死得不乾淨耳。漏夜逃到她庵，原图报仇，蒙她收留，供养至今，仇恨已报，无能报恩也罢了，哪有累她抵命之理？自然是小妇抵死。”二人争个不了。知县道：“你两个不必争，听我公断，应赤口诬污良妇，致韩氏几乎丧命，罪无可赦：老尼抱侮杀之，虽应抵命，而义侠可宽，拟准赎徒；着应族领，韩氏名下，追给埋烧银二十两；韩氏清洁无瑕，若林松领回完聚；邹光引领赤口，看妇成狱，本宜拟徒，已受杖监已久，释放宁家。”当下立了案卷，众人叩谢出门。韩氏仍愿归庵，林松百般谢罪，老尼着实劝回。自此夫妻更加恩爱，这韩氏足迹再不到门前了。后来奉事老尼，胜似父母，及老尼死了，犹为之戴孝，终身不忘，以报其德。

看官，你看应赤口，只一场说话不正经，把性命都送了，可见出好兴戎，招尤取祸，都从这一张口起。君子观应赤口之事，亦可以少傲矣。

## 第八段 多情子渐得美境 咬人虎散却佳人



诗曰：

苦节从来世了难，况教美少倍更阑；  
子规夜半窗前 XX，唤得孤衾泪未乾。

这道诗，单说人家不幸有了寡妇，或年至五十、六十，此时火气已消，叫她终守可也；若三十以下，二十以上，此时欲心正炽，火气正焰，驾烈马没，强要她守，鲜克有终，与其做出事来再醮，莫若早嫁为妙。

话说沛县地方，有个善里。有一黄家，兄弟三人，各娶妻室，皆极少艾美貌。不料三弟兄相继而亡，留下寡母六十余岁，伴着媳妇过活。大媳妇索氏，年二十七岁，唤索娘；次余氏，年二十三岁，唤做余娘；三丁氏，年十九岁，唤做丁娘。余、丁二氏无子，惟索娘生有一子，方才四岁，会说话了。这三个寡妇，念一时恩爱，俱誓不再嫁，共抚此子，以替黄家争气。一日间，三个妇人同在门前闲玩，忽见一个后生走来，生得甚是俊俏，真不下那：何郎傅粉口，陈平冠玉时。

这后生唤做华春，年弱冠。看见一门三美，娇香艳色，只管注目看着，呆立不去。

余娘、丁娘见他看得着迹，便在门后闪着，独索娘偏立出身来，道：“你看得像意呵，再看看！”华春只得走开了去。索娘尚不肯丢他，直扑出门外来卖俏。那华春回头，见妇人又来看他，他便复转身来，仍一眼盯着妇人，并不顾地上高低，不觉失足，一跌便倒，三个妇人一齐笑将起来。那索娘道：“有天理，跌得好！”华春爬起道：“见了活观音，如何不拜。”只见那三个妇人，你扯我，我扯你，一阵笑声，都进去了。这叫做：空房悲独立，欣遇少年郎；何必相勾引，私心愿与偿。

索氏归到房中，想道：“不知前世有甚冤孽，今朝撞看这冤家，好叫奴摆脱不下。

这要他交上不难，我想戏文上的西门庆，金莲都是做出来的。世上哪有不贪色的男子汉，只是我的房里，她二人常来玩耍，如何勾引得他来？思量了一夜。”及至天明，梳洗罢，吃了早饭，便出门去瞧。只见那后生，却早在对门等着。彼此眉来眼去，此昨日分外看得火热。那华春便把头点唇弩，索氏掩着口儿在门内笑，华春看见她笑，便逼近来，索娘又闪入去了，急得那华春如出了神的一般。

少顷，索娘又抱个小孩儿出来，向那孩儿道：“我的儿呵，你长大了，不要学那不长进的游花光棍，想香扑儿耍耍。”那华春会意，忙在袖中摸出副银牙挑来，对孩子道：“哥儿，我与你换了罢。”他把香扑儿一撮，抢到手来。那孩子哭起来了，便把牙挑递与他。索娘道：“儿呵，走过来。这是臭的，不要他。”以空手向外一丢，道：“唷……，飞去了。”便把牙挑藏在手里。又教孩儿道：“你骂他狗贼，偷了我的香去。”那华春在门首，走上走下，正要从门里跨来，索娘又抱孩儿进去了。华春只得退步。她又抱了出来，以手儿向外招了两招。华春正要走进去，只见一个婆婆、两个小妇人，一齐出来看街耍子，华春只得踱开了。正是：花心故使人倾唾，惹得游蜂特地忙。

不题她婆媳进去。且说华春，听她门首，寂然无声，知她们已进去了，暗想：“停会那个必定又来，待我贴着西首门傍，待她来时，打个措手不及。”立未久，只见索娘果又出来，正在门外一望，华春将身一闪，竟狼抢进来，

便双关抱住，连呼道：“我的娘，你急煞我！”索娘吃一惊，道：“你好大胆！有人撞见，怎么了。”华春道：“这是偏街，没人走的，亲个嘴去。”索娘道：“还不快走！定要我喊叫起来。”早被华春的舌尖塞在口里了。那华春忙伸手去摸它的牝儿。索娘忙把手一格，道：“啐！忙做甚的？你晚上来，我领你进去。”那华春便心花都开，欣欣的去了。

到了晚饭后，即走去黄家左右守候。却说那黄家，只有个七十多岁的老管家，又是耳聋的，将晚关门，早去睡了。索娘假意看管门户，把门轻轻地开了半扇。正要探望，只见华春已在面前，连忙扯入，关了门。悄悄带他上楼，藏在房中，附耳道：“我去就来，你不要动响。”索娘恐余、丁二人到房鬼混，因先去余娘房里坐下，道：“好闷人，日里倒混帐罢了，怕的是晚，怕的是睡。”余娘道：“睡不着，真个难过。”只见丁娘接口道：“你们难过，便寻个甚的弄弄。”索娘道：“这东西，有的时节倒也不值钱，如今没了，比宝还贵哩，哪里去寻？”大家笑个不了。华春听得火热，逐步挨到那板凳儿边去窥看，灯下见索娘固佳，而余娘亦佳，丁娘更佳，那尘柄不觉昂然竖起，只听得索娘道：“我坐立不牢，去睡罢了。”丁娘道：“只是说睡，倒像有人在房里等你的一般。”余娘道：“倒是瞧我们的那后生好。”索娘道：“也用得着，你去叫来。”丁娘道：“叫来有得与你，余娘自要受用了。”余娘道：“她以私意窥圣人。”索娘道：“不要争，明日都赏你们用用。”余娘、丁娘道：“等看瞧。”大家笑了一场，索娘忙回到房中，推倒华春在床，只恨这裤儿脱得不快。两人搯得紧紧的，只碍隔壁有人，不敢大刀阔斧。怎见得：蛱蝶穿花，金鱼戏水，轻勾玉臂，硬帮帮。紧紧粘磨，缓接朱唇，香喷喷。轻轻娇喘，一个久惯皮肉行，自能满意佳人；一个重开酒饭店，那怕大肚罗汉。可惜贪却片时云雨意，坏了一世松柏心。

华春弄到兴头上，便有一些动荡声息。索娘恐怕人知，忙以两手搂住，又把两脚勾住，凭他轻轻抽送。虽是了局，终觉不畅。华春道：“这样不爽快，有本事也使不出来。”

我的娘，你有甚计策，把她们齐弄来，才得爽快。”索娘道：“短命的，你吃一又要扒两了。”华春道：“不是扒两，像这样碍手碍脚如何做事？”索娘道：“待我算计，只是太便宜了你。”将次天明，索娘打发华春去了。心下一想，便把一本《春意》放在房中桌上。余娘刚走进房来，索娘故意把书向袖中一缩。余娘便道：“什么书？与我看看。”索娘道：“你看得不得。”余娘道：“你看得，我也看得。”便向她袖中摸出那书，一看笑道：“你看这做什么？”索娘道：“消遣耳。”余娘道：“你差了，愈看火愈发，怎了？”索娘道：“我还有个煞火的东西在。”余娘道：“一发都与我看看。”便一把搂住索娘，向她袖中去摸，果然摸出一个东西来，仔细一看，乃是个猪尿胞做的，长五、六寸，有一把来大。余娘看了笑道：“像是像，便怎的用法？”索娘道：“走来！我教你。”余娘道：“我不要，你自己用我看。”索娘忙把余娘的裤儿扯下，抱那物乱塞将进去，脱进脱出，抽了一歇，问道：“娘，妙么？”余娘道：“真个妙，但到底是肉对肉的更妙。”索娘道：“你晚上来，我与你同睡，还有件最妙的试试。”两下遂散。

至晚，华春又来。索娘道：“一个有些意思了，少停，如此这般，我说来，你做着就是了。”华春躲过，只见余娘不招自来，说道：“我来陪你睡，你把那个我看。”索娘道：“你先睡了，我拿来弄就是。”余娘果脱了衣服上床，索娘吹灭了灯，同华春脱了衣裳，摸上床来。索娘把余娘双脚掇起，把

个身子横跨余娘腹上道：“乘进来了。”华春在索娘背后跪看，听他说，便把尘柄插了进去。索娘道：“我抽动了。”华春便抽送起来，抽到百来抽上，索娘道：“这东西可妙么？”余娘道：“这个宛似人的，又热又不软不硬。”正是：点心动跳，无不中窍。

真个妙极。索娘道：“后头还妙哩，我如今狠耸你看。”华春便声耸起来，直至数百上，弄得余娘一道麻土来，那牝儿就是鸭儿权食的一般，华春一觉酥了，便伏到索娘背上，余娘却是两人做作，到那极快活的田地，也将错就错，见二人压得太重，便轻轻溜只手，把华春的卵袋一挤，华春失声道：“啊哟！”索娘对余娘道：“莫高声，实是那后生。我爱他，找他在此，怜你独宿，叫你来同乐尔。”余娘道：“这是趣事，明说何妨。”于是，三人一同睡了。

次日天早，华春临别道：“那位娘再弄得来，才好放心乐意。”索娘道：“你去，我们有计。”华春去了，余娘道：“用甚计？”索娘道：“那人假卖清，又嘴硬，不肯把我们小耍的。我有一个“角先生”在此，我和你藏在她床里。她得了必然试验，我们在壁缝里见她弄时，跑去捉住，她自然入我的网来。”余娘称妙。两个拿了“角先生”，走到丁娘房里，说些闲话，背地将那“角先生”藏在丁娘被里，然后各自散去。到晚点灯时，余娘、索娘各自进房。丁娘亦归房就寝，因抖动眠被，抖出一件物来，甚是惊讶。

及向灯一照，但见：龟头昂藏，人如棒槌；长有八寸，只欠活动。

此时丁娘拿在手里，摩弄不已，忽然芳心飘荡，口中流涎，如十七八个吊桶在心内，七上八下，下面又像有蚂蚁锁咬的一般，只得忙将“角先生”塞入牝内，去煞煞痒，不防余娘、索娘在壁缝里张见明白，便抢入房内，大家笑将起来。丁娘羞避不及，索娘笑道：“你着角先生，不如别人止痒，若要痛快，我们帮你活弄。”言罢，余娘即吹灭了灯，引华春入房，躲在背后。索娘跨上丁娘身上，华春将那粗物插将进去，连抽三四十抽，索娘道：“好么？”丁娘道：“再添些儿。”华春更深一段儿，又抽三五十抽。索娘道：“这回何如？”丁娘道：“再深些儿，更妙。”华春更齐了根，深深的抽，不上十来抽，丁娘道：“古怪！且慢行，这不是假的。”余娘道：“难道是真的？”丁娘道：“明明是一个远方和尚，跑进跑出，把个包裹儿不住在我后门口，甩来甩去，岂是假的。”索娘、余娘都笑起来，两下按住道：“是真的，就是你所说的那后生。我们招他来此乐乐，不忍瞒你。”丁娘道：“也该先通知我，怎的一直生做。”索娘道：“若不如此生做，你如何肯伏。”便喝那华春道：“还不用力抽哩。”华春便发狠抽动，一口抽了三四百抽，又耸了四五百耸，抽得那丁娘口里掇气的一般，哼个不了，牝儿把华春的尘柄，吸得鼓紧，身子一阵一阵丢将出来，华春见她得趣，遂分头与索娘、余娘各个尽兴，四人滚做一处睡了。自此夜起，无夜不来，轮流取乐。

偶一日，索娘的孩儿要合娘睡。众人见他年小，也俱不放在心上。索娘便吩咐他道：“孩儿，你与我睡，须要静睡，切不要动，床里有个老虎，是咬人的。”那孩子应声，便睡在那里不动，把一只眼儿却半开半闭，将床上四人的做作，都看在眼里了。当初一人做事，怕旁人看见，吹灭了灯；如今三人同心，便点灯列饌，肆无忌惮。饮酒玩耍，尽心入捣，都只道瞒着婆婆老仆便好了。不料这小孩子看了一夜，有些惊畏。到次日晚上，又要与婆婆睡了。那婆婆道：“我被你吵得昏了，你与娘睡罢。”那孩子道：“我要与婆婆睡，娘们房里有老虎怕人。”婆婆道：“怎样的老虎？”孩子道：“会咬

人的老虎。”婆婆急问道：“怎样的咬？”孩子道：“咬得狠哩，把娘的舌头也咬，奶也咬，又有一个尾巴，把娘撒尿的孔儿只管刺。我怕他，不去睡。”婆婆惊道：“只咬你娘，别人不咬？”孩子道：“二阿娘、三阿娘个个都咬到。”那婆婆听了，叹口气道：“我只道她们真心守寡，原来如此做作，如不早嫁，后边还要做出事来。”遂叫老仆去寻媒婆，劝三媳再醮。三媳失惊，俱不悦道：“我三人同心死作黄家之鬼，何婆婆又有此举？”那婆婆便道：“你三人果肯守，则黄门有光矣。但恐怕床上有老虎又来咬着你们，吓坏了我的孙子。”三妇听说，六目相视，哑口无言。当日俱打发回家，另嫁去了。

却说那索氏，嫁个过路客人，后有人见在京都为娼，不知所终。余氏嫁得好，家道很丰，但丈夫逐日眠花卧柳，不顾妻房。余氏又寻主顾，被丈夫知觉，致死了。丁娘嫁一个系赌博为生的，是打妻骂妇，去未半载身亡。华春后来，逢流贼所杀，一个个都遭恶报，此乃天道恶淫，亦人所自取。但有寡妇者，亦不可不知寡妇不容易做的，惟云：“我何等人家，有再嫁之妇。”勉强留守，至于秽张丑着，始曰：“悔不早嫁，岂不晚乎！”读此真可为戒。

